



正见周刊

2003年
3月11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渡世人” 《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 《大法坚不可摧》

2003年3月5日 星期三	2
营救查尔斯过程中的点滴体悟	2
巨人的传说不仅仅是传说 (补充版)	4
【名山古寺】“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之泰山	6
2003年3月6日 星期四	7
黄河出现罕见枯水	7
中国文化漫谈：道与术	8
【正念正行】走正自己的路	10
环境和我	14
2003年3月7日 星期五	14
“正念显神威”	14
心路和苦舟	19
《自然》杂志：基因疗法因导致癌症而被迫中止有关尝试	20
2003年3月8日 星期六	21
NASA 近期公布的哈勃新发现系列：小矮星系中数千的新老星体	21
【杏林漫步】名医文挚的故事	21
2003年3月9日 星期日	22
去掉常人心 放下自我 以法为大	22
稀释不掉的水的记忆	25
2003年3月10日 星期一	26
【讲真相信函】良知的麻木侵蚀着中华古老民族	26
梦中经历	35
神仙故事：樊夫人	35
2003年3月11日 星期二	36
【讲真相信函】在欺诈与杀戮面前请不要保持沉默	36
【正念正行】我婆婆的故事	43

2003年3月5日 星期三

营救查尔斯过程中的点滴感悟

大法弟子

【正见网】刚刚听到澳洲学员南茜回国被抓的消息时，我的第一念就是必须赶快救人。其实当时对于南茜是怎样的一个学员、为什么回国，一无所知，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才使我有了一个跳出来看问题的机会，而没有陷在具体事情当中判断对错。不管南茜为什么回国，现在她被邪恶绑架，她是大法的一粒子，对她的迫害就是对大法弟子整体的迫害。

师父在《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反对这场迫害的。从师父这来讲，我不承认这件事情；从整个旧势力的安排上来讲，我也不承认。”。那么积极营救南茜，并向政府、媒体和民众广泛讲清真相，就是最好的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后来听到澳洲学员讲澳洲同修中对于营救的问题存在分歧，主要集中在为什么回国，是不是个人修炼中存在问题才被抓的等等，结果大家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后来各地的营救小组集体交流，澳洲的学员也反复交流，最后大家在法上提高，认识到不管具体原因是什么，坚决否定迫害，赶快救人才是当务之急，从而展开了了全方位的讲清真相和营救同修的努力。由于澳洲学员整体的正念，形势在36小时之内发生了逆转，邪恶由当初的绑架、要挟、和强行转化骤变为退缩、改口和立即放人。邪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面前灰飞烟灭了。

紧接着就传出了查尔斯被扣押的

消息。我与同修交流南茜的例子，有的同修说查尔斯的情况不一样，中共的指控如何如何，其实我觉得只是事情的表面现象不同而已，本质是一样的。南茜被抓的时候，澳洲政府也提到事情如何复杂，甚至无能为力，具体的表现就是南茜的护照上是与本人不同的名字，而且她以前还有被抓的经历等等，乍听起来似乎凶多吉少。另外当初加拿大学员营救张昆仑教授的时候，张教授用中国护照回国，也曾经有一个双重国籍的难点，事情似乎也很棘手，其实这些表面现象都是邪恶放的烟雾弹，布的迷魂阵。我感到南茜的例子发生在查尔斯之前，其实是对我们的一个点化，即邪恶就象一层纸一样脆弱，当我们用神的正念正行时，他就什么也不是了。查尔斯是大法弟子，他当然做大法弟子的事，至于他具体做什么，并不重要。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是如果确定他没作什么，那么我们营救起来就比较理直气壮了呢，或者如果确定他做了什么就会就觉得他了不起，才能积极营救呢？我理解营救同修与他个人修得好不好或是否做了什么关系不大，他所受到的迫害是因为他是大法弟子，那么对他的迫害就是对大法的迫害，所以我们要全盘否定，救同修出囹圄，也就是最有力地窒息邪恶，讲清真相。

师父在《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这几天给议员们讲查尔斯的事，有的议员助手问我是属于哪个区的，邮编多少。当发现我不是该议员的选民时，就会建议我去找自己的议员联系。恍然间我悟到常人对待这件事的割据状态，“与我无关”的状态是不是与我们修炼人对待这件事情的漠然状态

作、房子都没收了，连上访都不让，不到天安门去到哪儿去？你们给我们指个地方？！”他们听后哑口无言，最后交房子的事也不提了，灰溜溜地走了。

2001年8月，一学员被抓进洗脑班后说出了资料来源，说出了我爱人，公安准备要抓我爱人，于是我爱人、婆婆带着孩子全部离家出走，这样一来，我们全家反倒团聚了。在师父的安排下，在功友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安排好了生活，全心全意地讲真相。婆婆对我说：“离家出走不是目的，不仅仅是抵制迫害，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我们要干的事，当前的头等大事是讲真相，其它的都先不去考虑。”她想，我干点什么呢？我写信封吧，除了学法、炼功、干家务之外，只要有时间就写信封，一笔一划十分认真。她的眼睛有点花，她就想，这是干扰我不让我讲真相，越不让我写我就越写，每天能写一大摞。她对我说：“我没什么可写的，没什么轰轰烈烈的事，都是平淡的小事。我觉得师父真是慈悲啊！我没吃什么苦却得到了许多，现在有饭吃，有衣穿，有地方住，想想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还有什么理由不珍惜现在的时间？应该尽自己的全力讲清真相。”

而我虽然不上班但经常有其他法轮功学员找我，婆婆只是说：“去吧，家里没事。”我们两人一走，家里的一切就全交给婆婆了。7.20以后，家里来往的学员很多，婆婆就自然而然地开始与学员交流、联系，我们家成了我们那一片学员交流的中心。一次她对我们说：“每个人的情况真是不一样，我以我的方式支持你们，让你们安心做法工作、讲真相。”2000年3月我离家出走后，原来我做的一些事，大多都落到婆婆的身上，她开始抱着孩子给学员送经文、明慧网的材料，有学员到我家时就互相了解一下情况，针对当前的问题共同在法上探讨，与学员的联系始终没间断。她做得很智慧，虽然家里来往学员很多，却没出现过任何问题。有一名学员（后来在迫害下被洗脑了）曾对我婆婆说：“你的环境多好，你的户口也不在这儿，警察也不找你，没那么多麻烦。”她接着又问：“你有怕心吗？你怎么去掉怕心的？”我婆婆对她说：“有时事情发生在孩子们身上比发生在我身上还难受，我已经退休了，年纪也大了，还能把我怎么样？孩子们还年轻，没了工作、房子，小孩又这么小，万一再被抓了，这一家将来怎么过啊？但凡有一点情放不下我都过不去。怕，开始确实有点怕，修炼真是一点一点提高上来的，以前公安找他们俩我嘴上不说，但心里却很紧张，为他们担心，担心他们会不会直接给抓走了，这不是情吗？修炼不就是去执著心吗？现在我根本没有害怕的概念。”她曾跟我说过一件事：“有一天晚上你们都不在家，我听到外面来了很多警察，听他们说话好象要抄我们家，我把家里的材料都装在我和孩子的身上，非常镇定的抱着孩子坐着，心想，不管怎么样，不能让好不容

易印的材料受损失，我就这么抱着孩子静静地坐着。过了一会儿，警察都走了。”

某学院有个学员，7.20开始后她说不炼了，认为这是“圆融”，后来她看了师父的经文《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讲法》后，觉得自己做错了。她向单位声明自己还要炼法轮功，但随之而来的来自单位、家庭的压力很大，她找到我婆婆，婆婆谈了她自己的认识，也谈了我当时在单位过关的体会，那段时间我婆婆经常下班的时候抱着孩子在外面蹓跶着等她并给她明慧网上登的学员过关的心得体会，希望她看了之后能坚定地冲过这一关。我对婆婆说：“你这样做，她就知道你这里有明慧网的材料。”婆婆说：“她现在也只能跟我联系上，不能因为怕她知道我有材料就不给她，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应该帮助她，实在过不去这个关那也是她自己的问题。我没什么可怕的，如果警察要来问我我根本就不理他们。”管理局的两个人到我家让我们搬家腾房子，正好我不在家。我婆婆对他们说：“房子的事让我儿媳跟你们说吧，我不管这事。”

我婆婆这人一向不愿说话，尤其涉及到我对工作、房子的处理上她从不说话，认为这是我个人的修炼问题，她不参与。她这种冷静的、不卑不亢的态度让他们有点不知所措，其中一个人缓和了一下口气，对她说：“你儿媳妇是被蒙蔽的，你看法轮功学员现在天天去天安门，这不是已经要颠覆无产阶级政府了吗！政府能干吗？”听到这话，婆婆觉得一定要说话了，她义正辞严地对他们说：“自古以来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些炼功的老头、老太太能颠覆什么政府，简直是笑话！为什么去天安门？为法轮功说句真话就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工

相关呢？如果我们把这件事看成是你的、我的，是不是会导致常人的同样表现呢？我对议员们说，这是全美国的事，因为查尔斯是美国公民，如果今天对他的迫害成立，那么明天同样的事会发生在任何一个美国人身上，只要他的信仰与中共的那一套不同。最后我还由衷地告诉他：“您所做的一切不仅代表您的选民，而且代表所有美国人民，代表正义与良知。”

在交流中，我发现在对待营救查尔斯的问题上，同修中有几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想法是查尔斯为什么要回国？另一种想法是查尔斯这样回去导致自己被抓不说，大家还得放下手中的工作去营救他，影响了其它的正法工作。我们姑且不说这两种说法是否有道理，这里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听到查尔斯被抓时，我们的第一念是什么？什么才是正念？就好象一个人掉到河里，岸上的人不马上去救他，反而说：“他为什么不小心呀？”“救他会不会湿我的鞋呀？”等等。师父说：“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洪大的宽容，能容别人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人的生命。……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地默默地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当同修身处磨难之中，如果我们的第一念不是关切与支持，而是苛求与责备，那么这一念很可能会导致同修被进一步地迫害，因为它符合了旧势力的想法——你做得不好才导致迫害。而且如果这样的想法不只是一个、两个人的想法，甚至还带有普遍性时，邪恶就会以考验整体为由，加重对同修的迫害。

还有一种想法是查尔斯是美国公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放回来

的。按照以往的经验，美国公民一旦被抓少则一日，多则三日一定会被释放。可是这一次似乎是一个例外。三个星期了，查尔斯仍被关押。师父说：“我过去讲过，一直到迫害最后邪恶都不会停止迫害，明天结束，今天那个邪恶还是照样行恶。没正宪法之前的宇宙它就是那样，它不会因为没正法而自动变好，没正法它怎么能变好呢？那个毒药它就是有毒的，你不想让它毒了，它做不到。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对邪恶的势力，包括常人那些迫害大法的恶人不要抱任何幻想。……你们是修炼者，一切的变化都在你们的修炼与正法中产生；你们自己所证悟的一切，你们要得到的一切，都在你们自己走的这条路上产生。决不要考虑旧势力会给我们什么恩惠，常人社会会帮助我们什么。是你们在救度常人社会，是你们在救度众生！”（《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所以我理解我们不能指望邪恶会发什么善心，也不能指望常人社会会主动帮助我们什么，我们要用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把同修救出来，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讲清真相，救度世人。

在营救的过程中，当看到很多同修忙于其它的事，不能积极参与时，有时心中就会升起一种埋怨，怪大家心不齐，怪每个人放不下自己的东西，不象其它地区做得好。其实这已经是中了邪恶的圈套了。邪恶就高兴大家有矛盾，彼此抱怨，最后正法的事情被耽误了。当我们强调整体提高时，如果发出的每一念总是别人如何不好的话，那整体就无从谈起。正如师父在《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说的“邪恶也使尽了招”，以往它们还要披上羊的外衣，掩盖起狼的嘴脸，现在竟连起码的国际惯例也不顾，

赤裸裸地对外籍公民下手了，邪恶真的是黔驴技穷了。目前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都积极行动起来营救查尔斯，面对澳洲，加拿大学员的善心与鼓励，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一位加拿大学员说：“查尔斯的事不只是美国学员的事，而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事”。如果我们都能用更广阔的胸怀，互相理解和鼓励，我们就能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当每个人无论是否参与营救都能在心中有一念 -- 查尔斯必须被立即释放，让我们发正念让同修查尔斯堂堂正正地返回美国，邪恶就会自灭。

最后请允许我用师父的一首诗结束：

路漫漫已尽，
雾茫茫渐散；
正念显神威，
回天不是盼。

巨人的传说不仅仅是传说 (补充版)

正见书籍编辑小组

【正见网】在世界各个民族的传说中，巨人几乎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从希腊神话《奥得赛》里英雄俄底修斯在海岛上遇到的独眼巨人，格林童话里杰克的豌豆与巨人，一直到葛列佛游记里的“大人国”，许许多多的故事都描述巨人这样的生命。十八世纪以后，随着近代人类学的发展，这一类的传说渐渐地消失，现在大家都说这些只是故事和传说，不可尽信。然而，一些关于巨人的考古和化石发现，让人重新思考，“传说”是否仅仅是传说？

在南美洲蕴藏着许多令人好奇又不知其解的古文明遗迹。其中，在

著名的秘鲁纳斯卡平原北部有一个被称为 ICA 的小村庄附近的小山中，有一批雕刻着图案的石头在几年前 ICA 河决堤时开始大量的被人发现。

秘鲁的 Javier Cabrera 博士从 1960 年代开始研究 ICA 石头，在他私人的 ICA 石雕博物馆里收集了 11000 颗石头。这些珍藏在 Cabrera 博士的博物馆里的石头，根据推测至少有一万年的历史，上面雕刻着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图画。在这些图画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与恐龙生活在一起的情况，恐龙像是一种家畜，或是当时人们驯养的动物。科学家认为恐龙早在一亿多年前就消失了，那么这些图画究竟是谁雕刻上去的？

其中的一颗石头上刻着一幅图，一个惊慌的人被一只暴龙（Tyrannosaurus rex）追着跑，他很害怕地向前跑。这个暴龙跟我们在电影《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看到的暴龙是一样的，是一种站立的恐龙，后腿非常强壮有力，而前面的手很短，好像发育不良，看起来跟它庞大的体积很不相称。

由这张暴龙追着人跑的雕刻，我们想到雕刻这张图片的两种可能性：

我们现在知道恐龙的样子，是专家在挖掘出恐龙化石后，经过仔细地分类整理，然后以复原的方式拼凑出原来的骨架，再根据合理的推测而描绘出恐龙当年的样子。因此第一种可能性是：这些雕刻 ICA 石头的人，具备与现在科学家同等的知识，可以藉由复原化石，绘制出恐龙的形态。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当年曾经有 人类与恐龙生活在一起！

不管哪一个想法是对的，得到的结论同样惊人。因为这些石头上雕刻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一起学法，一起生活，共同提高，孩子长得也很健康，看到我们婆媳关系这么好，很多同事朋友们都非常惊异。我记得有一次单位的同事在一起聊天，女同事们说着说着就开始说自己的婆婆怎么不好，越说越来劲，这时一个同事问我：“你婆婆怎么样？”，我说我婆婆是难得的好人，这时一直在旁边听我们聊天的办公室主任说了一句话：“能说自己婆婆好的人说明这个儿媳妇也不错。”大家顿时不做声了，现在的人变异的很厉害，婆媳不和都认为是正常现象。

7.20 以后，环境一下严厉起来。开始有一段时间公安经常把我与我爱人带到公安局调查，我单位也对我施加压力，以工作、房子相威胁；我公公三天两头从老家给我婆婆打电话，跟我婆婆吵，有一次竟然要与我婆婆离婚。孩子只有六个月大，很累人。真是内忧外患啊！我婆婆经常一个人抱着孩子在家，不知道晚上我们什么时候回家，能不能回来。那段时间我婆婆究竟是怎么过来的，她从来不说，当我问起她时，她才说了一句话：“虽然很难受，但我是修炼人，心里知道该怎么做。”单位要开除我时，我担心婆婆能否受得了，这回可是没房子住了。婆婆却对我说：“修炼是个人的事情，你的路你自己选择，我也是修炼人，我该怎么做，我也会按照法的要求去做的。师父说了：‘……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你不要考虑我的想法。”后来我被单位辞退后，婆婆对我说：“将来他们会请你回去的。”我公公那段时间也总跟我婆婆吵着闹离婚，公公说：“你要自己炼我也不管你，但你把孩子们带坏了，把孩子们的前途耽误了！没了工作将来怎么办？”就

是那一次，我看到婆婆流下了眼泪，几十年的恩爱夫妻啊，以前都很少红过脸，婆婆怎么跟他解释都不听，最后我婆婆对我说：“人各有志，非要离就离吧。”

99 年我被单位辞退后，父亲气得大病一场，我过去带给他的痛苦他全想起来了。他打电话对我说：“这么多年，我为你操了多少心？想起你的事，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给我们带来多少痛苦！好不容易你好点了，过了几天太平日子，今天你又给我来这么一下，工作也不要了，房子也不要了，我这老头实在是折腾不起了！”我拿着电话哭了起来。有一天，他又给我打电话，正好我不在家，我婆婆接的电话，婆婆说：“你千万别生气，要保重身体。困难我们慢慢会克服的，你不要担心，将来会好起来的，你就别再骂她了。”这番话，顿时让父亲明白过来。后来我母亲告诉我，父亲听了婆婆这番话后坐那儿愣了半天，最后非常感慨地对我母亲说：“我不能再给孩子施加压力了，本来就断了生活的来源，我要再说她，万一孩子心窄上吊了怎么办？‘文化大革命’这事还少啊？再说，她爱人一句指责她的话都没有，她婆婆反过来还劝我别生气，我是昏头了，我在干什么呢？”从此再不提此事。他对我婆婆非常尊重，几次对我说一定要孝敬公婆。他对我母亲说：“我的后半生就托附给大女儿了，这家人我放心。”于是，他倾其所有要为我买房，帮我们解决生活困难。

婆婆没有豪言壮语，不愿谈自己。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管怎么难，我是个修炼人，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因孩子太小，婆婆大部分时间在家看孩子，很少出来。7.20 之前，我爱人工作很忙，经常不在家，

婆婆决定开始学法轮功。在当地的一位老学员的建议和帮助下，她与附近几个功友组成了一个炼功点，天天集体学法、炼功。婆婆以前身体没什么病，修炼后身体消业的反应也较少。

我婆婆性格比较内向，少言寡语，心里却很有数，她认准的事，一定会走下去。97年8月，我爱人对她说：“我在北京处了一个朋友，年龄比我大。”婆婆虽然心里不太同意，但也没说什么，98年我们准备结婚，也是非常巧，那段时间我爱人特别忙，不能回老家开结婚证明，只好委托我婆婆代办。我对我爱人说：“你看，麻烦事来了吧。我让你把我的情况告诉她，你就是不说。她要知道我是离婚的，肯定不会同意。”我爱人说：“她是修炼人，会正确对待此事的，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结果我爱人跟她一说，她顿时懵了，对我爱人说：“你还有什么炸弹就一块扔，别一次扔一个！”生气归生气，冷静下来还是去单位为我爱人开了结婚证明。当时一位办事人员对她说：“你做妈妈的可得想好了，对方是个离婚的，这可是你儿子一辈子的事啊！”婆婆说：“孩子们的事由孩子们自己定吧！”说完拿出糖请大家吃。后来她对我爱人说：“开始我真是想不通，但我再一想，一个女人遇到这种情况本身就痛苦了，不要说我是个修炼人，我就是个常人，也不应该瞧不起她，应该帮助她才是。”

99年1月我的女儿降生了，在这之前不久，婆婆退休，这样她决定来到北京帮我们看孩子。开始我有点犯怵，结婚前我没做好，没能把我的情况如实的告诉婆婆，心里觉得对不起她，再有，我是个北方人，平常大大咧咧的，心挺粗，又不怎么会做饭，

来到北京，她能接受我这个儿媳吗？能适应这里的生活吗？带孩子是很累的。开始孩子太小，我都不敢抱孩子，很多事情都由我婆婆去做。以前她在家一直是养尊处优，没受过这么大的累，没吃过这么大的苦。可我婆婆什么也不说，没有任何抱怨，不仅承担了家里的大部分家务，还按照南方人的习惯尽心尽力照顾我坐了两个月的月子。我这个人不怎么会说话，不知道该怎么回报婆婆，婆婆却对我说：“你不要有这些想法。我是个修炼人，我知道我该怎么做，我应该做好。”

南北方的生活习惯有很大不同，我们的性格差异也很大。我婆婆是个很细心的人，有时我的一些做法让她很生气，她从来不说，很多事在心里就消化了，所以很多事我都不知道。过了很长时间偶尔提起来她才对我说：“很多时候你做的事我觉得不符合我的想法，但我发现你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不能用我的标准去衡量你，要求你，因为每个人过去的背景、生活环境、生活习惯都不一样，怎么会有一样的想法呢？遇事我还找自己。”她对我讲了一件事：“有一天你要出门办事，临走你对我说：‘你们赶紧学法吧’说着把电视‘啪’的一关，就走了。我当时想：你这是干什么，你没看到我正在哄孩子吗？学法我自己会安排的，当时真是很生气，等你走了以后，冷静下来想了想，你是督促我让我抓紧学法，这是好事，怎么能生气呢？”听了这番话，我真是惭愧，我说：“我十四岁就离开了家，一直在外学习、工作，这么多年考虑问题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很少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很少为别人着想。虽然修炼了，也经常以自己的想法去衡量别人、要求别人，跟您比，我差的太远了。”

的图画太令人费解，怎么会把恐龙跟人画在一起呢？

再看看另一块石头，上面雕刻的是一只三角龙(Tri ceratops)。这种恐龙长得很像巨型的犀牛，以头部的三支角得其名。图里雕刻的是一个人骑在三角龙的背上，手里拿着像斧头一样的武器挥舞着。还有在另一块石头上，我们还看到一个人骑在翼龙背上。几乎比较著名的恐龙类型在这些石头雕刻里都有出现，而且还似乎跟雕刻石头上去的这些人的生活有密切关系。

仔细地比较这些石雕，会发现一个更令人惊讶的事实。在这些石雕中，人与恐龙的身高比例差不多。以现在发现的暴龙化石为例，暴龙身高约有三层楼那么高，在《侏罗纪公园》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暴龙是非常巨大的，一脚可以把人踩扁。我们看所有的石雕里，恐龙虽然还是比人大，但比例并不悬殊，三角龙对于骑的人来说，好像是现在人与牛的比例。

首先我们再仔细量一量刚刚看过的暴龙追着人跑的石雕。根据资料，暴龙一般身长12米(公尺)，按照图上这个几乎是直立站立的暴龙来算，它的尾巴占了1/3的长度，也就是说它的高度是剩下的2/3也就是8米。按照图上的比例，这个ICA人他的身高应该有5米的高度。我们也把现代人的身高高度放在旁边比较，是不是小了一号呢？

另一张骑着三角龙的战士图我们也可以量量看人与恐龙的大小比例。一般的三角龙身高4.5米。按照图上的比例，这个战士身高也有四米以上。以现代人的身高骑这样的恐龙是有点儿太大了。

除了雕刻在石头上的平面图之外，Cabrera博士也在ICA地区找到许多与恐龙有关的立体雕塑。在这些雕塑中，同样呈现出人与恐龙共处的情境，而且更生动地展现出当时人类与恐龙的大小比例。

那么这说明了什么？是不是有可能在那个时代生存的人类是比较高大的，也就是“巨人”呢？

这样的想法虽然乍听之下有点难以令人接受。然而考古学家发现生活在二亿八千万年前的一种古蜻蜓，学名叫做Meganeura monyi，它的双翼展开有70公分宽。又比如说，恐龙时代有些蕨类的体型相当巨大，最大型的种类甚至比恐龙还高大(约30公尺)。现代的蕨类大多是矮个子，只有树蕨类较高大，但高度却远不如它们的老祖先。过去在恐龙生活的年代曾有这么巨大的蜻蜓与蕨类植物，那么如果那个时候也同时存在人类，是否也会比今天的人类来的高大？以下我们来看看巨人存在的一些证据。

1950年后期，土耳其的山谷地区发现了许多的巨大骨头化石。经调查证实与人的骨头十分近似，只是比例出奇地大。其中的一个人大腿骨化石，长达120公分。依照这个比例，这个“人”的身高有五公尺，真的称其为巨人一点也不为过。

美国德州Mt. Blanco Fossil Museum博物馆收藏的1.2公尺长的古人类大腿骨，据推算这腿骨来自5公尺高的巨人

以下这两张照片里的脚印是不是大得吓人呢？第一张照片里的脚印足足有42英寸长，脚后跟宽11英寸，

脚指头长 8 英寸，宽 6 英寸。第二张照片是杜赫地博士 (Dr. C. N. Dougherty) 在他的书「巨人山谷」中的展示的在美国堪萨斯州发现的巨大脚印，也同样惊人，估计若真的是巨人脚印的话这个人大约高 25 英尺 (7.62 米)。

各地的巨人传说另一个相似的发现在美国。印地安人有一个传说，在很久以前，曾经有一种红发巨人族，身材十分巨大，也十分地凶悍，印地安人的祖先，经过了长年的征战，才把巨人赶走。这些巨人居住在美国内华达州垂发镇西南方 35 公里处，一个叫做垂发洞的山洞。这个传说人们起初并不重视，直到西元 1911 年，矿工在挖掘垂发洞的鸟粪之后，发现一具巨大的木乃伊，身高达 2.2 米，红色头发，才引起考古学家的兴趣。

这个发现揭露之后，学者们想到了印地安人古老的传说，并且开始调查。加州柏克莱大学与内华达历史学会派出人员前往调查，山洞已经因为开矿造成了破坏，劳德找到了一些印地安人的遗物。接着，垂发镇的采矿工程师李德与其他人员测量了挖掘出的一些股骨长度，发现股骨所属的那些人，身高可达 2-3 米。在同一个地方也发现了一些红发。这些骸骨直到现在还被内华达州的亨波特博物馆收藏。

在马来西亚的沙劳越一带，也流传着巨人的传说，本世纪初，有人在沙劳越的密林中发现了一些巨大的木棒，这些木棒长达 2.5-9 米，据说是巨人使用的工具。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是否有巨人存在过？如果说没有，那么在土耳其与垂发洞发现的巨大骨骼是怎么回事？如果有，后来他们又到哪儿去

了呢？

最后我们来比较看看这两张图。一张是 ICA 石雕，一张是那斯卡平原上的巨画。在 ICA 石头上，雕刻着与那斯卡平原上的巨画几乎一样的猴子图。雕刻石头的艺术家是否也是那斯卡巨画的作者？难道令人费解的那斯卡巨画也是巨人所画？

以上的一些证据，分开来都是一些不解之谜。然而综合起来看，真的是十分耐人寻味。

参考文章

神秘的秘鲁石头图书馆

(<http://www.omniology.com/>)

【名山古寺】“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之泰山

陈紫玲 编辑

【正见网】泰山，古称东岳，又名大山、岱山、岱岳、岱宗、泰岳，位于中国山东中部，东西长约 200 公里，南北宽约 50 公里，主峰玉皇顶，海拔 1545 米。据梁人任日方撰的《述异记》：“昔，盘古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间传说：盘古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因而，东岳泰山，为五岳之首。

泰山是神的化身，雄姿博大、拔地而起，立于“中州”之中。古人称其为“拔地通天”的“擎天一柱”，是“天下的中心”、“天地相接之处”。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有一座神秘的大山，就是古昆仑山。它是一座上帝和众神居住的万神山。大约七八千年前，神教授给人们生活的方式和

别人无辜地受迫害，我不会无动于衷了。如果‘红色恐怖’再一次笼罩头顶，我祈求全能的上帝，给我以聪明和智慧，让我分清善恶，给我以勇气和力量，让我的膝盖不要弯曲。”

我们大家相识在清华园，为宇现在却不知所踪，我们在同一个操场上跑过圈，在同一间教室上过课，甚至他可能就是睡在上铺的兄弟，灾难已经发生在你我身边。那些作恶的人不敢透露他的下落，把它们对好人的迫害当作“国家机密”来严守着，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罪行被曝光。它们最希望的是，所有的人慑于镇压者的淫威，都畏缩不前，不去理会他人的安危，这样，它们就可以在阴暗的角落里放心大胆地作恶了。

如今法轮大法在世界 60 多个国家洪传，《转法轮》被译为十多种文字被各国的人们接受，99 年镇压开始的三年多来，法轮功在全世界获得的各国政府的褒奖达到 1000 多个，仅在台湾一地，至今已有 30 万人加入法轮大法的修炼行列。然而在中国大陆，依然是一片凄风冷雨……

江 XX 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劳民伤财，毫不掩饰自己对真善忍的嫉恨，在众目睽睽之下耍流氓？那些走狗帮凶们凭什么敢把善良的人们踩在脚下？——请你们记住，邪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善良的人们都保持沉默！如果全世界的善良人都能站出来，谴责镇压者的暴行，那这场浩劫将会很快结束。

不要再让这场迫害继续下去了，请把我们的故事告诉你身边的人，请把我们的信转发给所有认识我们的朋友，让所有善良的人认识这场邪恶，这是我们现在能做的。为了为宇，为了所有与你同样享有清华人称号的修炼人，为了世界上千千万万还不愿

面对事实真相的人们，也为了你自己的良知，请不要保持沉默，当人们都从迷茫中醒来，阴霾终会散去，真理就在眼前。

友 晴
癸未年正月

【正念正行】我婆婆的故事

大陆大法弟子

【正见网】我婆婆是南方人，生长在长江之滨，长得端正漂亮，肤色白皙，为人正派。从小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家教很严，参加工作以后一直在医院工作，工作比较轻松。我公公很能干，对我婆婆非常好，几乎包揽了大部分的家务。她生了两个儿子，都很健康，一家人平平静静地生活着。

94 年婆婆的小儿子得了肾炎，他开始学法轮功，95 年我爱人回家探亲也开始学。小儿子对我婆婆说：“你也学法轮功吧，法轮功让人做好人。”婆婆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他又说：“你要学就不能杀生。”婆婆说：“那怎么办呀？春节单位分的活鸡活鱼怎么处理呢？”为此她耽误了整整一年，后来说及此事时仍十分后悔。

96 年 3 月，我爱人探亲回家，婆婆问他：“今年奖金分了多少？”我爱人说：“你们这些常人哪，净想着钱，不跟你说了。”婆婆一听火了：“我是常人，你是什么？冲你这句话，我还真得好好看看书，看看书里究竟说了什么。”这样婆婆认认真真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转法轮》，觉得书讲得真好。现在社会上风气这么坏，做什么事都得走后门花钱，而这本书却让人做个道德高尚的好人，同时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如果那天他不是被绑架，将要到上海去给一群公司的下级经销商们做 presentation(展示)，为宇没来，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听讲者无不动容，公司损失惨重。我相信你们一定看得明白，这场混乱是谁造成的。至少我知道，为宇的同事们绝不会相信江 XX 政府散布的谎言，因为公司里每个人都切身体会过大法弟子的善，孰正孰邪已经不辩自明。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都相信神的存在，但是我希望你们都能相信在这个宇宙中，衡量万事万物的善恶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那就是“真、善、忍”，符合他就是好的，不符合他就是不好的。人在什么时候干过什么坏事，都会在或早或晚的一个什么时候用自己同等的东西来偿还，这是宇宙的理。老人们讲的积德、缺德，“善恶有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即使你在做一件事情时不知道是错的，但是你做了，那你就承担相应的后果，因为衡量好坏的不是什么人间的法律、命令（法令只是维护某些人或群体的一种形式），而是“真、善、忍”。天地间的万物运行都要符合一定的规律，如果你违反他，终有一日会遭到报应。如果你们今天，由于受谎言的毒害，由于对大法的无知，而去残害善良，或者心怀对教人向善的大法的仇恨，那么他就是有罪的。作为修炼人，我们明白这一切之中的善恶因果，如果我们不去告诉他真相，以挽救他的灵魂，那么，当真相大白的一天到来时，无法想象这个生命面临的是怎样的痛悔和可悲的下场！

这就是大法修炼者舍弃一切，不懈地向人们讲真相的原因。当世界充满仇恨、欺诈与杀戮的时候，人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爱恨情仇，都抵不上初生婴儿的一声初啼来得珍贵，

一个人怎样才能回归生命的善良与纯真，这是千古以来人类冥冥中始终在追寻的，然而随着社会的世风日下，在每日的忙碌中，人们竟然忘记了这最终的主题。

其实，在任何道德社会中，任何正直的人都认同维护正义、不说谎、不背叛或出卖亲人、朋友的善良原则，而江 XX 接用金钱和权势逼迫人们出卖朋友、效忠邪恶朋党、出卖良心和正义。在这样人妖颠倒的社会中，坚持一点对这些信仰真善忍的好人的同情都会付出巨大代价，遑论人格高尚，品行端正！没有真理，丧失判断是非的能力，这样的社会能有希望和前途吗？当中国人民不再为道德是非呼唤正义良知，不再同情别人的痛苦遭遇，不再为他人维护正义英勇钦佩不已，不再为自己的基本人生自由和权力丧失而痛心疾首之时，就是江 XX 氓专制全面得逞之际。正义善良的人群中，谁会希望有那一天呢？

一个经历过文革的基督徒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话：“为什么我会对教过我的老师的命运，那样的冷漠，为什么会对别人的苦痛那样地麻木不仁？……当人类的一部分受害的时候，如果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在上帝面前，我们就都是有罪的。面对着别人遭受的迫害，如果我们无动于衷，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罪恶的‘同谋’。正是这种‘同谋者’的罪感，使得我们时时反观自己的内心，常常反思自己的过去……回顾文革浩劫，面对文革中失去生命、失去自由、失去家人、失去青春、失去爱情、失去造物主公平地给予每个人的道心、失去外在的前途和内心的光明的无数无数的人，朋友，让我们默默忏悔吧！正是这样的忏悔，使我认定，如果我再一次遭遇文革，如果我再一次面对

应有的生存道德准则。我们的祖先就在那里繁衍生息；大约在四千七百年前，黄炎帝就活动在那一带，延绎了灿烂的华夏文明。古籍云：“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昆仑之丘，黄帝之宫”。这座古昆仑山就是上古的“中岳”、当今的东岳泰山。

“长松入云汉，远望不盈尺。山花异人间，五月雪中白。”在这仙境之中，自然也是神仙来往之地。在岱庙天贶殿内的东、北、西三面墙壁上绘有巨幅壁画《泰山神启跸回銮图》。壁画高 3.3 米，长 62 米，传为宋代所作，描绘了泰山神出巡回銮的盛况。画面车水马龙，芸芸众生，人物 691 人，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王母池临溪而建，殿庑亭阁，参差座落在三层台基之上，红墙黑瓦掩映于苍松翠柏之中。前院有王母泉，泉水清澈甘冽；古称“群玉庵”，又名“瑶池”。

传说中古昆仑山上连着天，下连着地。据说，凡人从这座山一直爬上去，就到了天堂一般的神界，实际上它就是最大的一座天梯。因此，古昆仑山的所在也就是“天”之所在。

古人认为“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祈愿“天地交泰”。古代帝王在太平之岁，多来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祭告天地。“封”即在岱顶聚土筑圆台祭天帝，增泰山之高以表功归于天；“禅”即在岱下小山丘积土筑方坛祭地神，增大地之厚以报福广恩厚之义。《史记·封禅书》中记载：“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其中有名者为无怀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颛顼氏、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载入史册的是自秦始皇始，秦二世、汉武帝、汉光武帝、汉章帝、汉安帝、隋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清圣祖、清高宗等帝王，都曾到泰山登封告祭、刻石

记功。其中汉武帝七次东巡登封。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封禅泰山的皇帝是宋真宗。元明以后改为祭祀。清乾隆十一次朝拜泰山，六次登岱顶。何以非到泰山封禅，《汉书》中写道：“天高不可及，于泰山上立封禅而祭之，冀近神灵也”。历代帝王皆自认为“天子”，其权为“神授”，受命于天，故泰山封禅大典是帝王与天之间相感应，交谈的唯一方式，是帝王才拥有的至高无上的神威。

历代帝王在泰山封禅突显了泰山具有的神性。说它是“天”之所在似乎也入情入理。

2003 年 3 月 6 日 星期四

黄河出现罕见枯水

周同 编辑

【正见网】综合来自中国的有关报道：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最新消息，由于来水量严重偏枯，黄河全流域用水全线告急。截至目前，黄河干流龙羊峡、刘家峡、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等五大水库蓄水总计 124 亿立方米。扣掉死库容水量，可调节的水量仅有 35 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73 亿立方米。已创下历年来最低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春季黄河流域降水仍然偏少，旱情严重。专家分析，到 7 月汛期到来前，黄河来水有可能为 1950 年以来最少的年份。今年上半年，黄河很有可能会出现大旱。

兰州段的黄河两岸出现了特异的“景观”：成片成片的黄河河床大面积裸露见底，往日满河奔流的壮观气势已不复存在。适逢周末，众多兰州

市民涌上“河滩”，散步、放风筝，尽情地玩耍。黄河出现罕见枯水，已对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沿黄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带来严峻考验。目前，刘家峡水库的 6 个发电机组中只有 3 组正常发电，甘肃全省出现供电紧张，已不得不从邻近电网买电度日。兰州市日均缺电 100 万千瓦时，已从 2 月 14 日起拉闸限电。

处于黄河上中游的内蒙古今年将面临历史上罕见的缺水形势。中国主要灌区之一的内蒙古河套灌区，将有数百万亩农田没有引黄水源可灌溉。由于上游的龙羊峡和刘家峡两大水库蓄水大幅度减少。有关方面预测，到今年 4、5 月春夏灌之前，两库蓄水仅有 5 亿立方米左右，和往年蓄水相比只是一个零头。内蒙古河套灌区日平均引水量将由过去的 300 到 450 秒立米减少到 100 到 150 秒立米。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官员表示，预计 2003 年将有 30 万农民的土地没有引黄水源。

由于黄河全流域持续干旱，去年八月以来，山东的降雨量是 50 年来最少的。山东目前缺水 81 亿立方米。全省目前的储水量只有 34 亿立方米。缺口巨大。专家估计，4 月以后将全面呈现黄河全流域用水紧张，农业用水将被严格限制。这意味着，宁夏、内蒙古一些地方的春小麦将面临“浇不上、种不上”的命运，山东、河南仅能保证小麦浇一水。

黄河在 1977 年大旱的时候就干涸过一次。干涸的河道从山东渤海黄河入海口一直到河南的花园口，全长近五百公里。专家们预测说，今年干旱河段获得的水量将比 1977 年还要少，大约为 55 亿立方米。

某些河段干涸的情况在黄河的历史上也常有发生。但是，专家们关

注的问题是由于各种原因，黄河干涸的次数越来越多，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干涸的河段越来越长。

从表面上看黄河干涸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气候。1980 年以来，干涸连续不断。特别是 1997 年以来连续四年的全国特大干旱。造成北方严重缺水。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对黄河水的过度使用。五十多年来，中国在黄河上修建了数百个水坝，特别是在黄河中上游，数十亿顿的河水被分流到干旱地区，浇灌农田。尤其是最近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二十年里，用水的需求在急速增加，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给黄河增加了巨大的压力。外电报导说，现在黄河开始向人类索要成本了。黄河流域的数百万居民将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专家们警告说，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黄河水，这个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将会变成一条干河道，对黄河流域的居民以及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古老的黄河寓含了太多的深意，那么现在又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文化漫谈：道与术

正阳

【正见网】朋友曾说我是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者，我毫不否认。并不是我不能理解和欣赏其它的文化，事物常常是各有千秋，都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的。但是，我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实在是源于他的博大精深，源于他的深邃的内涵和丰富的底蕴。我们中国人，传统上是注重内在的神，而轻视外在的形的文化。古人先贤，对于许多事物的理解，都达到了彻底穷源的程度，可以说是把握了根本。

把法轮功这样一个没有政治目的，只为修心向善的民间修炼团体作为比贪污腐败、经济萎缩、黑社会更重要的头等敌人来不遗余力地铲除呢？中国大陆文革式铺天盖地的“一言堂”，使你根本没有机会了解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有人会想不明白，江 XX 为什么这么痛恨法轮功，这里我引用一位江 XX 身边的党内高官（非修炼人）在海外出版的一本揭露内幕的书《Poisonous Deceit》（中译本《欺世谎言》）里的一段话，也许能让你们明白个大概：

“……李先生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千万法轮功学员的信任和尊敬。李先生这种获得尊重的能力令江妒忌得发疯，他不能理解李先生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江的妒忌心大得不可想象。把李的高德同江的缺德相比，你就会看到法轮功事件的本质所在。事实证明是李先生把真善忍的准则培植于中国社会。法轮功的传播至少使数千万人努力做一个好人。这种现象自然导致社会的道德回升，犯罪率下降。我周围的一些官员们曾在多次会议上把这种情况告诉他，但他发疯般的妒忌心态始终使他顽固地坚持他的做法。最终他还是耗资几十亿元来迫害一个有助于我们社会恢复法律和秩序的精神运动。”

从 99 年，中国大陆针对法轮功的邪恶镇压一开始，年纪大一点的人们都不约而同的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是的，一场浩劫又来了，只不过表面上它好像不是针对全国人民，而是仅对法轮功的打压。当人们看穿了这场镇压的实质就会明白，它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全人类道德的邪恶摧残。

是非完全颠倒了，全中国的人都在江 XX 的淫威下说谎，有的人甚至彻底被谎言蒙蔽，善良的好人被当作

恶魔，被肆意摧残，而趋炎附势的奸佞小人倒是因迫害法轮功而屡屡晋升。百万中小学生、厂矿职工在国内媒体的造谣宣传之下，在学业、公职被胁迫之下，在诽谤大法的横幅上签名，无知的学生在恶毒的煽动之下，情绪激动的咒骂法轮功，咒骂法轮功创始人。修炼人的家庭被强行拆散。因为知道大法修炼者无比敬仰师父，恶警就把我们尊敬的师父的照片放到火车站入口处的地上，逼迫人们从上面踩过去，逼迫每个路人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大法，谩骂大法师父，以此来辨认谁是法轮功……江 XX 印制了几千份诽谤法轮功的小册子，到联合国去散发给各国的首脑，以一个国家元首的身份去诋毁一个教人向善的民间修炼团体，同时谣言、诬蔑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政府的宣传机器散布到全世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美德就这样每天被无情地践踏着。

就在这每天充斥着谎言的日子里，为宇默默的用自己的行为向身边的人证实着大法的纯正，在他公司报销的帐目上，看不到一笔公款私用的记录，在一堆 Taxi 发票中，倒是总能找到不少公交车的票据，为的是节省公司的开支。在外企工作的他，收入很高，可是上大学时从山东带来的秋衣秋裤却始终不舍得扔，上班有着装要求，他就将仅有的两件西服、两件衬衫换着穿，我知道劝他添置新衣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有的钱都用来接济生活困难的修炼人，用在给人们讲真相上。我唯一能做的，只有默默支持他，每天把衬衫洗好，以便及时换洗，始终保持整洁、健康的形象。他在公司是业务骨干，经常极尽所能帮助周围的同事，大家都喜欢他。

得知为宇出事消息，同事们惊呆了，他留下的工作没有人可以接替，

子拔出时带出的是插破鼻腔、食管流出的鲜血，有的人就这样被活活灌死。这样的折磨，只是因为我坚持我合法上访的权利，不承认有罪，要求无罪释放。

我不知道现在王为宇在哪里，也不知道恶人们会如何迫害他，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小时候我们从电影里看到的渣滓洞的故事现在就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身边。在难以想象的邪恶处境中，一个人需要无比坚定的意志才能闯过层层难关。我知道比咱们高一届的清华毕业生袁江，在被江 XX 的帮凶们酷刑折磨了整整 2 个月后，带着满身的伤痕离开了人世。我还知道比咱们高三级的清华毕业生赵明，在北京的团河劳教所被非法关押了整整 22 个月，为了让这个瘦弱的年轻人写保证，说一句“不炼了”，它们用 6 根几万伏的高压电棍一起电击赵明，用连续十几天不让睡觉来摧残他，用与世隔绝、生死不知来摧毁他的意志（赵明是爱尔兰三圣学院的留学生，在同学、校长、爱尔兰民众、爱尔兰政府乃至全世界的正义呼声中最终获释），还有虞超、褚彤夫妇，被害得全家四分五裂，妻离子散，家人至今不知其下落，孩子长到 4 岁，与妈妈相聚的日子还不到 2 年；姚悦、刘文宇夫妇，在被非法关押一年，受尽酷刑折磨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分别被非法“政策”宣判入狱 12 年、3 年；贾小梅、徐才录夫妇，妻子被非法劳教，丈夫不堪重重迫害，不得不挥泪告别亲人，到海外呼吁营救，留下铁窗中的妻子，年仅 13 岁的儿子，还有年迈的双亲；柳志梅，被迫离开清华时还没念完大二，当我再次听到她的消息，她已经被押往山东，开始那黑暗而漫长的 12 年无端的牢狱生活，还有……还有……

我知道曾在十食堂边的小树林炼功的清华修炼人几乎全都被非法抓捕，如今你们要是回到清华，再也听不到清晨小树林中传出的宁静清新的炼功音乐，再也看不到炼功人披着晨曦盘腿打坐的祥和景象了。他们有的被非法判刑长达 12 年，有的已经被非法拘押近 2 年，音信全无。他们的罪名是什么呢？只是因为他们把江 XX 集团丑恶的行径向全世界曝了光，只是因为他们向身边的人讲明了真实的一切。打个比方说，如果你们中哪一位，将我今天的这封信上交给公安，那在它们眼中这已经足以忙活好一阵，当成个大案来侦察，定我个“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可笑不可笑？象这样荒唐可笑又可鄙的闹剧每天都在上演。

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人真事，我没有必要骗你们。他们为了一句真话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出自中国一流的高等学府的天之骄子尚且如此遭遇，你能相信这个流氓成性的江 XX 会对其他的修炼人手软么？

99 年初，是我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新开始，法轮功学员因天津公安的抓人、打人事件，于 4 月 25 日到北京中南海上访，总理接见了修炼人代表，事情得到和平理性的解决。大家都认为事情就此结束了。在五一劳动节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和为宇在山东举行了婚礼。硕士毕业、结婚、工作，等待我和为宇的全是美好的憧憬，只待我们携手去实现。然而，不久，由江 XX 个人盗用政府名义发动的这场邪恶的针对法轮功的镇压就开始了。我们夫妻的生活从此笼罩在邪恶的阴影下。

这一切为什么发生的这么突然，又这么莫名其妙？一个拥有强大的军队和庞大国家机器的政府为什么要

贯穿中国文化的是一个“道”字，整个文化的各个层面都是在围绕这个“道”来开展和演绎，上到治理天下，下至婚丧嫁娶、起居风俗，无不体现人们对“道”的尊重。比如，俗话说“妇道人家”虽说只是对做女人的一个称谓，但也明显透露出了“道”的思想——做女人也有女人的“道”。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儒释道三家思想也都处处体现了“道”的理念：老子的《道德经》洋洋洒洒五千言，就是反复的论述了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孔夫子也这样阐明了自己的志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见，儒家修炼的核心还是这个道。佛家所说的“法”，也就相当于这个“道”，因此，修好了的高僧也被叫做“得道”或“有道高僧”。古人认为，这个道，控制着万物一切的生化运作，因此，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顺应天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讲一个“术”的概念。也就是指“方术”、“术数”、“技术”这些东西。其实，也就相当于现代社会的“自然科学”。在中国古代，术数类的科技可谓是非常发达的。这方面，中国曾经是遥遥领先于世界，著名的四大发明，就一个很好的例证。当然还不止这些，中国古代几乎在各个技术领域都处于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地位，比如，医学、农学、天文、建筑、手工业（包括：铸造、纺织、印刷、工艺制作、食品），以及文学、艺术、教育、政府制度，甚至包括军事。中国在几千年前就对军事的理论和作战的技法有很透彻的研究。一部《孙子兵法》，其实已经将作战的原则给以了相当全面的论述，甚至，几千年后的今天也仍然经久不衰，不见出其右者。大家知道，三国时代的孔明就在战争中使用

阵法（八卦阵），可见那时连打仗都已经是非常有章法的了。但是，“术”的发达，还并不是真正的高明。中国文化的真正高明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在于它其实是“重道轻术的”。中国的正统文化，一直是轻视“术数”类的东西，更尊重的是道学德士。技术类的东西，常被蔑指为是“奇技淫巧”。老子更是直截了当的主张“绝巧弃利”。科举选拔人才考的也是诗文政论，要的是饱读经书，博古通今，品德出众的人才。比如四大发明的创造者，在中国历史中，并非是倍受推崇、飞黄腾达的人物。相反，人类现代的名人多是精通于某一技术的人，比如，演艺界的明星，体育界的运动员。当然，不是说“术数”类的发展就完全被忽视，只是说，相对于道学而言，是较轻的。

那么为什么这样呢？“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这一句话就道破了玄机。也就是说，要把握道，关键就是要认清什么是事物的根本，什么是事物的枝末；什么是原因，什么是原因所导致的结果。“道”就其本质而言是“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的”，它是事物宏观的、根本的规律。而“术”类的东西主要是某种限定的狭小范围内的物理规律。通常是说我们所在的这个空间范围的物理规律。严格的说，“术”也是“道”在这种具体范围内的具体体现，应该说是“道”的一部分，但是通常它体现在物质细节上，基本是些直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规律。所以，道是本，术是末。道是灵，术是体。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其实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要想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就必须从道德层面入手，否则必然是扬汤止沸、舍本逐末。这

个道理非常重要，我们古人对此有着深厚的理解，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髓的东西。在对人体、生命及宇宙的认识上，中国古老的文化智慧，已经达到了非常深邃的程度，不但对其理论把握得透，而且能极凝炼概括地表达和运用。比如，中国古代常说的“三才”——天、地、人，就概括了人间所做一切事业的根本因素，把握好这三条，可以说是诸事皆吉，胜券在握。再拿《孙子兵法》举例，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可见，道是第一位的，技法是被排在后面的。而天、地、人的因素也依次被考虑。现代的人虽然也知道学习《孙子兵法》，但多是注重其计谋和策略的论述，而其根本的、最重要的“道”的思想却被忽视，可以说是舍本图末。

当今的世界，更是离道远矣。许多人都迷恋于一些舍本逐末的雕虫小技。治国的人不求治人心道德，却口口声声提什么“经济第一”、“稳定压倒一切”等末节。一个国家，人人皆急功近利，官员腐败糜烂，处处无仁义诚信，何谈富强稳定呢？“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科学和技术再发达也解决不了人根本的问题。人类要想真正有美好的生活，唯有修德于天下！

【正念正行】走正自己的路

大法弟子

【正见网】虽然我父母都是无神论者，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相信神的存在。如果我做错事了，我会请求上天宽恕，当我需要帮助时，我也

会请求上天的援助。也觉得自己是不会死，也许是这一念，让我一直有修炼的念头，但是一直不成熟。

现在回头看——看自己得法的路，是安排得那么好。我于九二年来到美国读本科，九五年本科毕业后又来到俄勒冈州立大学读博士。就在这里，我知道了大法。九六年底，很偶然的我参加了老师的九讲录像讲法班，我聚精会神地听完老师的第一堂课后，一直困扰我的有关人生的问题都被老师解答了，我知道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修炼方法。我找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

接下来的几年，考验接踵而来。最大的考验一直都是我对大法根本上坚定程度的考验。我的一个执著，就是爱面子，害怕与人冲突，也怕伤害到别人，也怕被别人嘲笑。在我刚听完九讲录像的第二天，在一个中国朋友的聚会上，有一位爱嘲弄人又对大法不理解的朋友，问教我炼功的学员，我是不是开始炼法轮功了，我刚好听到了，心里格登了一下，只听那位功友说：“你去问她自己吧”。我开始的第一个反应是出自常人那种狡猾的心理：我就装没听见。但再一想，这好像是不对，于是我走过去，对这位朋友说：“是呀，我也开始炼法轮功了”。

在九九年7·20以后，这种考验便更明显了。由于受造谣媒体的影响，家人开始强烈反对我炼功，父母过来看七十，经常晚上都开洗脑班，就是不让我睡觉，一直到早上三四点钟。我从来都是一个孝顺的女儿，从不违背父母的意愿，看见亲人又哭又闹，心里很难过。但是我知道，我炼功没有错。他们心里也很清楚我炼功后身体的变化和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但由于他们不信，也不要我相信。

一个人如果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他所要面对的是自己的心灵无时无刻不停的拷问。而当他已经不再痛苦的时候，那就是这个人的意志彻底被摧垮的时候。在很多人看来，一切的起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信仰“真善忍”，如果放弃了，就什么事都没了。信仰“真善忍”有罪吗，如果“真善忍”是错的，那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对的呢？如果我们的子孙都活在一个充满谎言和欺骗，处处存在欺诈和陷害的环境里，他们怎么会幸福？假如文革再次发生，造反派宣布我们的老师是特务、反动文人，那我们是否还要象三十几年前那样扑上去砸烂他们的“狗头”？假如在抗日战争年代，日本鬼子拿枪指着我们的脑袋，我们是否就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放弃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去当汉奸呢？如果一有压力就出卖良心，见风即倒，那人世岂不成了鬼蜮世界，世界上还会有正义么？

值得庆幸的是，不久王为宇终于摆脱了这邪恶的桎梏，他郑重的把自己的严正声明交了上去，声明一切不利于大法的言论作废，决不放弃修炼。与之而来的是失去一切，再次休学。那时我已经硕士毕业回到上海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一点遗憾，而是非常欣慰，因为我知道为宇找回他真实的自己了，他失去了学业、前程，可是他保住了心里那最神圣的领地，一个清醒的生命就是应该这样面对自己的灵魂！

其实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要你看李先生的著作，你就会马上发现宣传媒体所说的一切都是无中生有的造谣，你马上就会明白江XX政府针对李洪志先生的一切宣传都是最恶毒的诽谤，因为一个如同江XX所描述的人，是不可能写出如此博

大精深的文字，是不可能如此高尚的品德，更不可能使得全中国千万老百姓如此的敬仰。江XX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镇压的初始，就下令将所有法轮功的图书音像出版物全部销毁，然后极尽它们在数次政治斗争中练就的栽赃陷害的本事，对我们所信仰的“真善忍”和我们尊敬的师父进行大肆诬蔑，扣上各种耸人听闻的大帽子。报纸、电视没完没了地诽谤、攻击，学校、单位里逼着你与法轮功决裂，尽快表明态度，否则就会失去学业、失去工作。在99年迫害刚开始的时候，法轮功已经在中国传播了整整7年，在中国大陆就有7千万修炼人，即使按照官方蓄意隐瞒的统计数字也有200万人修炼法轮功，但是，在镇压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类似后来层出不穷的所谓恶性事件。“自焚”、“傅XX杀亲案”、“赵合袭警案”等等，这些触目惊心的栽赃案足以让一般老百姓把所有的法轮功修炼者当成异类、危险人物而敬而远之。

与此同时，江XX集团无视宪法，剥夺了法轮功修炼者上访、申诉等一切说话的权利，进京上访、散发真相资料的人要遭被打、被抓，劳教、判刑，2001年年底又传出密令对张贴法轮功传单的可以“开枪射杀”，对坚定的法轮功修炼者“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可以“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单单我身边的清华大学大法弟子，一群品学兼优的学生、教工，只要现在还在坚持修炼，都曾经或正在承受着流氓式的非人迫害。我自己2000年到北京上访被非法拘留，绝食抗议7天，期间就曾经被残忍的插管灌食，用小指粗细的硬塑料管强行从鼻子插入食管，强迫灌入液体，让你无法挣扎，无法吞咽，几近窒息，管

待自己的人生,认真思考生命的意义。这是对自己、对亲人真正的负责。

你们如果真的能看过一遍《转法轮》,你就会明白我说的话,明白为什么修炼人这里真的是一片净土,没有追名逐利,没有勾心斗角,一切教功、观看录像等都是免费的,大家掏出自己的钱为生活困难的修炼人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书、向不了解大法的人介绍大法,每个人都要求自己,想着怎么对别人好,找到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在工作其他环境中,我们都在努力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包括现在,我们为了告诉所有人真相而付出的一切花销都是我们自己掏腰包,根本没有什么“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一到法轮功修炼者中间,人就能马上感到那种祥和、慈悲的气氛。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打压得这么厉害,你们干吗硬顶,信点别的不行吗?我想至少目前已身在海外的朋友们应该了解信仰意味着什么了,“要知道人一旦知道了真理和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为其舍命而不足惜的。”记得99年迫害开始,王为宇被学校勒令休学,送到上海我父母家,不写保证不予复学,系党委书记王东生借机出差到上海,貌似关切的告诉我父亲,如果王为宇“不悔改”,还要开除学籍、党籍,我的家人和我们一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对一个一无所有的学生来讲,这等于断送了王为宇的所有前程。在突如其来的高压下,王为宇曾违心的写了一份满是文字游戏的保证,只求能回到学校继续学业。当王东生得意洋洋的手拿保证,扬长而去,向上面邀功的时候,我知道为宇的心在哭泣。后来的一段日子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光了(即使与现在相比),他告诉我,他宁愿一天24小

时都是黑夜,好让他蒙头大睡,忘掉发生的一切。

2001年末,中央台《焦点访谈》播出了美国永久居民滕春燕(法轮功学员)被采访的新闻,这个优雅漂亮的美国女针灸师因把江XX利用精神病院摧残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向世界曝了光,被扣上莫须有的“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非法判刑入狱3年,经过一年半XX党所谓“转化”工作后,面容憔悴、体态臃肿地面对镜头表示她认为监狱很“快乐”,而且简直乐不思蜀。王为宇看到这则报道后,对我和另外几位朋友说,“你们相信吗?在谎言的诱骗下,在高压的威逼下,你是一个母亲,要你承认你怀里的幼子不是你亲生的;你是一个丈夫,要你承认你钟爱的妻子是属于别人的;你是一个老人,要你承认你辛苦一生换来的养老金不是你的;你是清白的,要你承认你犯了无耻的罪行……你会相信这是真的吗?”听过这一席话,我又一次深深了解了当时他当时违心屈服时的痛楚。

XX党从来不曾放过被他们自己认作为敌人的人,从三反、五反、反右倾、到文革、六四,直至今天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们奉行的是完全一样的做法,“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当你说“不炼了”,那么你要一次次去干修炼人不能干的事,比如骂人、抽烟、喝酒等,用行动证明你真的放弃了,然后,你被“邀请”去“转化”别的修炼人,再后来,有人会请你上电视,在千万观众面前“幡然悔悟”,还要痛心疾首的去拥抱那些曾经没日没夜折磨你的帮教、恶警,最后还要让你揭批、咒骂你无比尊敬的师父。

有时我也在想,我为什么要炼功呢?我会放弃吗?但每一次我都发现,大法已经是我生命的根本。我是根本不可能放弃的。每次出去大法活动时,我都觉得像打一场大仗一样。要几天的思想斗争,怎么去请假。回来以后,总是要看家人的脸色。但心里知道维护大法是自己应做的。一次,所有的亲友为“救”我七嘴八舌地教训我,我感到一种众叛亲离的感觉,有一瞬间觉得真是很苦,但一想老师为我们所承受的,自己的苦又算什么呢?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不清楚旧势力对大法与大法学员的有意迫害,利用了自己的执著,长期的把我陷在一种磨难之中。我真正走出人来,是在二000年的9月,当时江XX要来纽约。当时自己刚从DC法会回来,很庆幸自己又过了一大关,一想如果要提出去纽约的话,家里一定会闹翻天了。这关太大了,我可能过不了,心想有那么多的学员,别人可以去,我就决定了留守。后来越来越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思想激烈的斗争,心里也知道许多同修去参加法会,都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的。但一到我自己,为什么就这么难。总觉得有一种场在自己周围,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在出发的前两天,我终于决定要去纽约,当我把消息告诉家人时,他们的表情让我心痛。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让家人如此痛苦。一整天我脑子都是一片空白,很难受。晚上学法时,读到老师的经文“挖根”中写道:“我早就看到有个别人,心不是为了维护大法,而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什么。你如果作为一个常人我不反对,做一个维护人类社会的好人当然是件好事。可是你现在是个修炼的人,站在什么基点上看待大法,这是根子上的问题,也正

是我要给你指出的。在你们的修炼中,我会用一切办法暴露出你们所有的心,从根子上挖掉它。”“你们不能总是让我带着往上走,而你们自己不走,法讲明了你们才动,没有讲明你们就不动或反向动,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得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其实能做一个好人也可以,只是你们要清楚,路是你们自己选择的。”

我豁然大悟。明白了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我们炼功做好人,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和平公正的环境呢?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呢?那天晚上我在梦中看到老师神情严肃,指着一个非常坚定的学员对我说:你看看人家为什么就那么坚定?“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现在回想当时之所以能够走出这些磨难,是因为当时一直坚持每天学两讲《转法轮》,读书时感觉自己完完全全融入了大法之中,一层又一层的法理在眼前豁然展开。一天打坐入境后,一下感觉到同化真善忍才是自己的生命意义,那是一个那么美好的境界。

在很艰难时,有一些同修也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与帮助。同时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有些同修甚至不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觉得怎么对我这样。但觉得一定是要加大自己的心容量。后来静下来找找事情发生的原因,的确,同修指出了许多自己的执著心,自己应该藉此机会去掉这些执著心。后来我发现自己对待许多同修都没有一种宽容的心。总觉得已经是学员了,怎么做得还这么差,心里不舒服。其实这不就是在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

人了吗？在我出去洪法时，自己一般都很有耐心，也能把握好，为什么对已经走进大法的学员，当看到别人的问题是就那么愤愤不平，难道还不能让我看到自己的执著吗？旧势力不也是觉得学员不符合它的要求，所以拼命要打学员吗？一天看到老师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突然感觉到那是一种洪大的慈悲。难道我对同门的弟子，一起参与洪法的同修们难道就不应该宽容对待吗？很多时候是由于自己在常人中的能力比较强，做事也比较多，比较忙，对同修缺乏了耐心，只注重事情的结果，其实在 DC 法会上老师讲：“……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要有机会走自己的路……”如果我真的能跳出这个私字，真心为别的学员着想，我周围的环境会变得更好。

老师讲：“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刚开始做媒体工作时，总觉得旧势力在我们与媒体之间设了一堵墙，媒体总是对镇压大法很麻木，我不知道怎么去冲破它。

湾区第一家英文大报刊登了一篇非常邪恶的攻击大法的文章。许多学员都写信给报社的编辑部，去澄清事实。我也不断的给报社打电话，希望能与他们的编辑见面。但每次留言都是石沉大海。接着，这家报社又刊登了两天不正面的文章。我觉得我不能老是等。这时听到别人说这家报社的编辑脾气很糟糕。我向来爱面子，怕被别人骂，心里很犹豫，但我知道我一定要和他面对面讲真相。于是我先坐下来发了十分钟正念。然后拿起电话，心还是扑扑直跳，电话一下就接通了。这位编辑听到我的原由后，态度非常不好。我稳住自己，不断的

发正念，尽量平和的和他讲述我们的情况。他的态度也变得逐渐温和，后来便同意和我们见面。现在这家报纸的邪恶的场破了，一连出了几篇对大法活动正面的报导。

另外两家湾区的大报纸一直没有对我们有什么报导，每次活动都请他们，但都不来。后来我们坚持不断的给他们发 EMAIL、打电话，终于和他们的编辑与记者见了面，让他们了解了我们。之后，他们也刊登了许多正面的文章，许多记者成了我们的朋友。

湾区有四十万的华人，许多中文媒体，镇压以来经常有些攻击大法的报导。一开始心里挺气愤的，后来也就不予以理会了。后来觉得这种心态不对，怎么能任由邪恶污蔑而无动于衷呢？这是到以后，我们便不再是被动的，我们直接找到他们的记者、主播、主管讲真相。湾区最大的一家华语电视，播出了我们提供的自焚的录像，许多华人看后明白了真相，对江氏集团的行径，表示气愤。这家电视台还对他们的一篇错误报导公开认错。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提高的地方，比如如何更深入与细致地对媒体讲清真相。

从这些经验与教训，我认识到只要我们的念正，坚持不懈地用心讲真相，世人会更明白，另外空间的邪恶会被清除，一扇扇门会被打开。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的。

我还想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做政府工作中的一点经历。镇压开始的头两年，我们好几次给市长联系申请褒奖，但每一次都是石沉大海。由于当时自己对政府工作的没有清醒的认识，再加上怕难，与人的观念，心想，就顺其自然吧，反正自己都已经做了，不强求结果。其实这就是服从了旧势力的安排。后来看到别的地方学员的

通知他山东的家人。你们会问我他到底做了什么，一定是他做了什么触犯了法律，才招来如此横祸。我要告诉你们，现在中国没有法律，所谓法律就是当权者的旨意，如果你令当权者不高兴了，你就会被“有关部门”关照了。王为宇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把有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告诉世人，正象以前大家还是同学的时候，他一次次地给你们介绍法轮大法一样。

为宇遭绑架，我的感受绝不是伤心二字可以形容，一个活生生的人，早上离开家去上班，中间还通过电话，仅仅半小时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我不知道恶人故意隐瞒为宇的下落是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他是我的丈夫，他是你们同窗五载（甚至九年）的同学，现在他失踪了，没有人知道正在发生什么，这是最恐怖的，这种恐怖每天还在不断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然而更让人心寒的是当社会世风日下，灾难已经逼近每个人的生活时，还有那么多人被谎言蒙蔽着，对这一切全然不知，还在为中国社会虚假的繁荣歌功颂德。

事情发生之后，对你们这些多年的老友，我一直想保持沉默，不需要太多的解释，认识为宇的人都了解他的为人，而且回忆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件痛苦的事情。但是经过仔细考虑，我还是决定把我知道的一切告诉你们，我不希望因为我的沉默使得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继续被谎言蒙蔽，同时，你们毕竟是我们同窗 5 年的好友，深知我们两个人各自在大学 5 年中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所以，我也想把我们在大法修炼中的艰难与快乐讲给你们，把这份人生中万载不遇的经历与大家分享，所以我恳请你们耐心地读下去。

法轮功改变了我们两个人，作为法轮功的亲身受益者，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法轮大法确实是一部高德大法，他带给我们身体的健康、身心的净化。为宇和他的妹妹是同时出生的龙凤胎，由于营养不良，两个人都很瘦小，身体很差，从小是“药篓子”，并且皮肤上类似粉刺的东西（一种皮肤病）常年折磨他俩。身为医生的母亲带着他们寻遍名医、各种偏方都无济于事，刚开始炼功不久，为宇脸上的皮肤就变光滑了，同样身受折磨的妹妹因为没有坚持炼功，直至现在皮肤还是当初的样子（要知道双胞胎身体各方面的素质是很象的）。为宇体重在两个月内猛增了 20 斤，我对这事情印象如此之深是因为当时闹了个笑话，我当时按照两个月前量的尺寸为为宇买了一条新裤子，结果他竟然穿不上，再一量，腰围多出来 3 寸，只好又去店里换了一条大号的，还挨了店老板一顿批评——“男朋友的尺寸都能搞错 3 寸！”为宇从炼功开始，几年来再也没有吃过药上过医院。

至于我们在心灵上的受益更是无法言表了。我们这一代人，是深知权力、金钱的“妙用”的，在茫茫人海中，似乎也只有利益这东西是最看得见摸得着的，于是利益、金钱成了我们主要的话题和生活目标。如果我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为躲避非法劳教而从公司辞职，现在我大概已经是车房齐备了。我们大家相识不只一天了，你们都知道我的经历，相比为宇在老师眼中的所谓“又红又专”，我在大学 5 年中，可算得上是个另类了，整日疯玩、不问学业、彻夜不归，生活轨迹大概比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要波动的更厉害。然而当我得到这部法轮大法，当我真的能沉静下来，面对我自己，我终于明白，人应该认真的对

竹笋丛生。终于湘媪回来了，她召集乡邻一同去开锁，打开房门，只见逍遥在室内迷糊地坐着，容貌宛若平日一样。老太太用拐杖敲地，说：“我回来了，你可以醒了。”逍遥如梦初醒，她刚起身，就要下拜时，忽然左脚掉了，象被人砍落的一样。湘媪急忙命逍遥不要动，她捡起断脚接了上去，并用水喷了一下，左腿竟然完好如故。乡邻惊骇不已，象敬神一样敬畏她，人们从几百里外赶来朝拜她。

湘媪神情优闲，不喜交往。一天，湘媪忽然告诉乡邻说：“我要前往洞庭去救一百多人的性命，你们谁愿意为我准备一只船？一两天后，可以和我一道去观看。”有个叫张拱的村民，家里很富有，愿意为湘媪准备船只，并且亲自驾船送她。快到洞庭的前一天，遇见了大风大浪，一只大船被风浪刮到君山岛上撞碎。船上载着几十家，将近一百多人却毫发无损，也不见有船来救，他们就散落在岛上。忽然，有一只一丈多长的扬子鳄游到沙滩上，几十个人把它拦住，打死，把它的肉给分着吃了。第二天，一座象雪似的白城围绕岛上，谁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那座城慢慢变窄把人夹住，岛上的人恐怖地哭喊着，行装都已碎为粉末，人也都被捆成一簇。那里面不到几丈宽，难以逃离，形势紧急。岳阳城里的人远远地也能望见雪城，但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在这危急关头，湘媪的船已经到岸，她快步登上君山岛，手里拎着长剑，踏着罡步，随着一口法水的喷出，长剑飞快地刺向白城。只听见白城发出如霹雳般的一声吼叫，城就崩塌了。原来是一只长十多丈的大扬子鳄，它蜿蜒而死，剑正插在它的胸上。这一百多人的性命终于被救了下来，否则的话，顷刻之间这些人都会被拘束成了

血肉。岛上的人感激得放声大哭，并向湘媪行礼致谢。

湘媪命张拱把船驾回湘潭，张拱不忍马上离去。这时，忽然有个道士与湘媪相遇，道士问道：“樊姑近日从何处来？”他们彼此寒暄一会儿，非常高兴。张拱询问道士湘媪是谁，道士说：“湘媪就是刘纲真君的妻子樊夫人。”人们这才知道湘媪就是樊夫人。张拱回到了湘潭。后来湘媪与逍遥同返仙境。

(资料来源：《女仙传》)

2003年3月11日 星期二

【讲真相信函】在欺诈与杀戮面前请不要保持沉默

清华大法弟子就丈夫被绑架事件给老同学的信

【正见网】老同学们，久违了：

本来这封信应该由王为宇来写，现在只好由我代劳——王为宇于2002年8月12日被国安特务绑架，从此杳无音信，至今已经半年有余。

99年中国江XX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一开始，为宇和所有修炼人的生活就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在清华的时候，两次被勒令休学，多次思想“教育”，洗脑，非法关押、流离失所……为了生计，被迫休学后，为宇在一家外企找到了一份不错的职位，很快获得了公司的器重，事业蒸蒸日上。然而连他这样已经离开学校，自谋生路的修炼人也没有逃脱恶警的追捕，国安动用了多人，长期跟踪盯梢，2002年8月的那个星期一，单位派他出差，在赶往火车站的路上，王为宇被绑架了。

没有人给我任何消息，也没有人

作政府工作的心得体会后，认识到政府工作是在美国的一切工作的基础，便决心要继续做好政府工作。后来在与市政府打电话，与工作人员闲聊之中得知，本市与海淀区是姐妹城市，便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切入口。我便在明慧网上找了许多在海淀区被迫害学员的证据，赵昕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我又给政府写了一封关于让我们姐妹城市停止迫害的一封信，但就是没有任何回音。我想我不能就这么等，就去找我所在区的市议员，结果见面非常顺利，市议员非常支持，提出要起草一个关于关注海淀区镇压法轮功情况的提案。但过了几天，市议员说，市里的管理人员说他这样做不符合市里的程序。必须给在一个叫“和平公正”委员会里经讨论才能决定要不要向市议会提交草案。听了这个消息后，我冷静地想一下到底这是什么问题：我发现我还是在追求一个结果，还想走捷径去拿到一个城市的支持。

其实，深入地向市官员讲情真相，这不才是我们的重要目标吗？于是我与其他学员去了公正委员会。一开始，委员会负责人显然是受了一些污染，对我们显得不耐烦。但当我们用心在公众发言时讲述了赵昕的故事，与什么是法轮功以后，我看到在场的人，都表示出一种同情与支持，许多官员也纷纷递给我他们的名片，希望以后能给予我们帮助，最后全体通过决议，让市政府考虑给海淀区写信，希望他们停止镇压法轮功。

在市议会要对这项议案投票的前两天，一位委员会官员告诉我，市里官员对他说这个议案会被拿下来，因为它不符合市里的程序。我想那我得发正念，否定这种旧势力的安排。投票那一天，我们十几位学员来到了市议会，这时，委员会官员又告诉我，

市里官员刚才对他表示一定会把议案撤除。我心里有点慌，心想赶快发正念吧，但发现自己心静不下来，发的正念是那么苍白无力，静下来，找找根源，才发现原来自己害怕这件事自己做不成。这才发现自己在正法中掩藏得很深的那颗做事心。我想到了众生也许会因为他的市官员的错误行为而得不到救度，顿时，慈悲从心中升起，我知道我们在做一件很正的事，大法威力无边，旧势力是阻挡不了的，随着而发出的正念是那么的纯真。事后与同修交流时说：当时那个场是那么的正。由于我们的念正，当晚许多奇迹发生了。我们对近一百人讲清真相，而且那位反对的官员根本就没有站起来说过话。市议会成功的通过了决议案。我很庆幸自己能及时修补自己的漏，不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更意识到我们做事时的心态纯正是那么的重要。

之后市政府一直都给予我们支持。在江××来访时，市政府给布什总统写信，希望他能直接对江××提出停止镇压法轮功的要求。

在讲清真相中，我总觉得自己的口才好，没有什么人能说得过自己。每次爸爸与我辩论时，我总是能说得赢他，但还是没有改变爸爸的思想。我当时只是觉得他观念太多，难以救度。但后来在做电台节目时，我的想法改变了。我开始便觉得自己能说，又经常与媒体打交道，所以做现场转播节目也不太紧张，坐在那里便可以一个人讲上半个小时，甚至大半个小时。我们还开放了热线电话，让听众打电话上来，但做了几次以后，发现几乎没有听众打电话来。一次与一位专业做现场节目的电台主持人聊天时，他说：你要知道你的听众想听的是什么。我这才发现，原来自己对自

己口才与能力的执著，使自己总是有种“你们听我说”的这么一种心态，我才知道什么是对心，而不是真正地在去救度世人的心，而与自己的听众沟通，交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以后，心态有了转变，而且也加了一些从侧面证实法的内容，尽量使节目丰富多彩。节目的效果便有了改善。有许多听众开始打电话进来问询在哪里学功。

后来，我读到新生网上一些心灵故事，觉得非常好，就开辟了一个“都市田园”的节目。这个节目的基点较低，是通过一些道德与人生观的小故事来启发人的善念。告诉听众一些法轮功浅层次的理是教人向善的，与澄清一些污蔑。结果效果很好。有听众打电话上来说：你这个节目是在别的地方都听不到的。她叫她所有的朋友都收听我的节目，他们都觉得讲得很有道理。我跟她说，我只是业余做的，她说她知道，但在我的声音中，她能感觉到一种关怀，正如一切尽在不言中。我更认识到能力并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我们是用纯正的心在做，才能显现大法的威力。

在这几年的正法中，我深深感觉到，只有学好法，向内找，纯正自己的心，走正自己的路，才能真正地做好大法的工作。我觉得自己还是修得太差，离那种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写出这段经历，希望同修指正。让我们更珍惜这个救度众生的大好时机，共同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吧！

环境和我

正源

【正见网】我在前一段时间经常向同修谈及本地区集体修炼环境的

不足，侃侃而谈，还上升到很高的“法理”。但是，我逐渐的意识在这种状态不对。

后来读到《转法轮》中的“也有的气功师讲：医院治不了病，医院现在治疗效果如何如何。咱们怎么说呢？当然它有多方面原因。最主要的我看还是人类道德水准的低下，造成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病，医院治不了，吃药也不好使，假药也多，都是人为的社会败坏到这个程度。每个人也别怨别人，人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人人修炼都会遇到苦难。”我忽然悟到，集体修炼环境也是一样，其中存在的问题不是某个人或几个人造成的，而是组成这个修炼环境的每个学员的问题的集中体现。基于这种想法，我开始找自己的问题。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会在这个环境中修炼，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些问题存在，我给这个环境带来了什么不好的因素，为了改善这个环境我又能如何尽力呢？我发现从这个角度想问题非常艰难，因为找自己的执著很痛苦，往往还迷茫得找不着。我想，改变自己都那么艰难，怎么可能改变得了别人呢？最好的办法可能还是修好自己，净化环境中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空间，并且提醒大家学法和找自己的执著，增强整体的修炼意识，在适当的时机以恰当的方式善意的指出其他学员的不足。当大家修炼意识很强时，听到批评就会向内找。否则，只会加大矛盾，从而被旧势力利用制造磨难，影响正法的进程。

2003年3月7日 星期五

“正念显神威”

14-- 参与加拿大营救活动中的一点初

梦中经历

大法弟子

【正见网】一天夜里，我做梦，梦见我走在大街上，身边还有很多人。突然，天空就象裂开了口子一样，一下子透进来很强的光，但是又很柔和……而且从各个地方，从街道上，从行人的身体里，从我自己的身体里，都发出同样的光来，都那么柔和而强大的光。空中还有很多很多美丽圣洁的莲花漂浮……一切都那么美好。我觉得我自己慢慢消失在空中，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这一切确实是语言所无法形容的，包括内心的喜悦，也是语言无法形容的。好象亘古以来就是为了今天，一切任务终于完成，就是这个感觉和喜悦……

它对于我来说，是真实的。一切似在梦中，又似不在梦中……

第二天我到学校，一上明慧网，就看到了师父的新经文《法正人间预》。

神仙故事：樊夫人

欧阳子云 整理

【正见网】樊夫人是刘纲的妻子。刘纲在上虞县作县令，有道术，能召来鬼神，还会使各种神通变化。这都是他秘密修行的结果，无人知晓。他以清静无为的原则处理政事，政令一旦发布施行，百姓皆受其益。在他管辖的地域没有旱涝、瘟疫和猛兽的伤害，一片太平景象，年年五谷丰登。

闲暇的时候，他常与夫人一道比试道术。一次，刘纲与夫人去四明山游历，有猛虎堵在路上，刘纲施道术，让虎趴着不动，但他刚要从虎身边

走过，虎一跃而起要吃他。当他夫人朝着虎走过去时，虎伏在地上，不敢仰视。刘纲每次和夫人相互比试时，他总是甘拜下风。即使在他们修成要升天而去时，他也走得不如夫人那样自如。县衙正厅的侧面从前有棵大皂荚树，刘纲必须飞到树上，方能飞起来。而夫人则平静地坐着，冉冉地如同飘飘而上的云气，他们一同升天而去。

到了唐朝贞元年间，湘潭县有个老婆婆，自称为湘媪，却不说姓名。她平常借住在别人家中，已有十多年了。她常用丹篆写文字在乡里治病救人，没有不灵验的。乡里人非常敬重她，想盖几间豪华的房屋奉养她。湘媪说：“不必了，我的愿望就是有个屋子能容身。”湘媪鬓发黑亮如云，长得富态，皮肤洁白如雪。她拄着拐杖，一天可行数百里。

忽然有一天，她遇见一个名叫逍遥的乡下女孩。她十六、七岁，长得光彩照人，正手提竹筐采菊。她一看见湘媪就睁大眼睛看着她，一动不动，象定在那里一样。老太太看着她的眼睛说：“你喜欢我，想与我一同到我住的地方去吗？”逍遥高兴得把筐也扔了，赶忙给湘媪行礼自称弟子，随着湘媪就回家了。她的父母追上她，用杖打她，叱吒她，要她回家。可是，逍遥的志向愈加坚定，并以死来抗争。亲戚乡邻见此情形，都来劝导她的父母，让逍遥去做她想做的事。她的父母见无力挽回女儿的心，就随她去了。逍遥又回到了湘媪那里，每日只是扫地、打水、烧香、读道经而已。一个多月后，湘媪告诉乡邻：“我到罗浮山去一段时间，门上锁了，你们千万不要去开门。”乡邻问逍遥去哪里，湘媪说：“与我同往。”如此三年过去了，人们看见湘媪房舍周围小松、

他们在“真、善、忍”的和平之路上不屈不挠地走着，无所畏惧，承受着无名的苦难，忍受着屈辱和酷刑的折磨。他们懂得，真正受到威胁的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利益，而是更崇高的原则，以及人们对其的认知。他们尽自己所有的一切兑现了他们对“真、善、忍”的誓言。

作为热爱和平和希望人间道义长存的公民，我们感到有责任站出来为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说句公道话，因为他们已被剥夺了为自己说话的权利。

有好几次，我的美国朋友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实情况时，对方在同情之余问到：“那些中国人为此做了些什么呢？”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个暗示，让我认识到：“是啊！还有多少我的华人同胞们被谎言蒙蔽而保持冷漠呢！”所以我就来了，和几个同修一起参加这次活动，为的是向大家以及向中国政府的代表们发出一个明确的呼吁：“SOS！紧急救援在中国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坦白地说，在来之前我也深知华人圈里一些人对法轮功的误解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敌意。我也不喜欢被嘲笑挖苦，我也不愿意被误解，当被指责不爱国时我也会感到委屈。可是当我一想起那些还在中国的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受苦、受折磨的法轮功学员们时，我觉得我心里充满了无穷的勇气，我强烈地感到：我，就是他们的声音！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不论代价如何。仅仅在国庆前的两周内，又有二十多位法轮功学员被虐杀。我问我自己，如果我不站出来为他们说话，那么谁来说呢？如果不是现在，那么又是何时？！

所以我来了。我和太太跟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教育参赞谈到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酷刑和虐杀，

谈到了“天安门焚人”案，我甚至向他指出了具体细节，如：“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何以在做了气管切开术后仍能底气十足地唱歌？”然而他矢口否认所有的事实：“没有死一个人……没有打人。”直到我指出1999年我回国期间曾亲眼目睹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后的伤痕，我本人不但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无辜被关押，而且关押期间亲眼目睹了警察毒打法轮功学员的场面，他又顾左右而言他了。

我在心里为他哭泣，为他沉沦的灵魂哭泣。其实他明白真象，但却在欺骗自己的良知，欺骗那法轮功学员们在用生命呼唤的麻木的良知。我不知道，当历史的这一页翻过去的时候，当法轮功被平反的时候，他将怎样面对后辈子孙的问题：“爸爸，当时无辜的人们受到迫害时，你在作什么？”

真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告诉人们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象，为了那些承受苦难的法轮功学员，为了每个人的道德良知，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中国，一个充满和平与正义的祖国。选择什么信仰是每个人的自由，而我们也无意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可是面对暴力，面对迫害，面对罪恶和不公，每个人选择自己做什么却是对自己的生命至关重要的，对每一个他人的生命至关重要的，对我们的子子孙孙的生命至关重要的。

所以，就我所做的，我觉得我和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是一个爱国者，我是一个理性的爱国者。

[1] 正见网，在讲清真相中讲出大法的伟大 (<http://search.zhengjian.org/zj/articles/2003/3/3/20655.html>)

浅体会
加拿大学员

【正见网】今天我很高兴有机会代表部分加拿大学员和大家分享一下参与营救国内受迫害学员的过程中的一点体会，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一) 正念正行

去年10月底，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留言，是来自阿拉伯的，话语中非常焦急，内容是王玉芝在都拜突然被抓，有被遣送回中国的危险，希望我们能大力营救……当天得知此消息后，很快和她在阿拉伯的亲属取得了联系，得知10月31日，她在当地机场散发真象材料时被领馆的人跟踪，不明真相的警察迫于中国领馆的压力将她逮捕。当地警方受中国大使馆人员欺骗，认定她是恐怖分子，根据中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双边协议，要将她遣送回中国。而且领馆已经派人去领她了，家人请了当地最好的律师也无济于事。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她对家人说：只有大法和大法弟子能救她出去，并几次三番让家人一定要和加拿大学员联系上。

当时我们刚从美国回来才几天，知道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时已经是周末了。我知道要联系加拿大政府官员已经太晚了，但我也等不到星期一上午。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你们自己做正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为你们做。如果你们真的正念很强，能放下生死，金刚不动，那些邪恶就不敢动你们。”我立即静下心来，用正念去对待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我的第一念是这一切不应发生，王玉芝在机场发材料没有任何过错，我们不能承认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迅速用英文起草了一份有关她的材料。

当我们得知那个国家的一周的工作日是星期六到星期三时，我在心

中感谢师父洪大的慈悲，使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其他同修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那个国家的外交部、司法部、警察局和其它有关部门的联络资料。在以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名义发出的呼吁信中，我告诉他们王玉芝向中国人散发法轮功真象材料没有任何错，同时渥太华学员也在联系加拿大外交部请求帮助。

同时，我们也开始向那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呼吁帮助。更重要的是，虽然参与的学员人数不多，但经过法理上的交流，在具体做法上达成了共识，大家相互配合，互相补充，过程中体现出大法弟子的同心协力而出的智慧和修在其中的历程。正如师父不久在《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所说，“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結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地默默地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可以说，在整个营救过程中，我们能够做得好的时候，处处体现了大法是一个整体的巨大威力。我知道，这种整体的力量能够力可劈山，清除一切干扰、破坏。

三天以后，即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喜讯传来：知道真相后的当地政府不畏强权的压力，做出了代表民意的正确选择：将王玉芝无罪释放。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充分体现了正念的巨大作用，也说明了讲清真相的巨大

力量。同时，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美国和加拿大等国政府对大法的支持和理解对其它国家对大法态度的影响力，我们这三年在海外的呼吁和讲真相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师父在《在 2002 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话》中说，“你们每个大法弟子，要真正认识自己，走好自己的路。你们真的就那么伟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理智地、严肃地做好你们今天应该做的事。特别是在我们大法弟子内部，我们对外讲清真相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应该慈悲地对待众生，我们大法弟子之间也不能不慈悲。……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们不讲什么常人的团结，那是一种强求的表面形式，你们是修炼者，你们有更高的境界。”师父的讲法为弟子提供了通往觉者崇高境界的阶梯，甚至把遇到具体问题时应如何做都告诉了我们。“他的事就是你的事”，我悟到关键在于自己在其中用心的大小，而且还包括要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大慈悲之心，即在每件小事上都能善于理解别人，以“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尽管如此，当我坐下想想下一步做什么时，我发现自己的心变得很沉重，因为当地政府在释放王玉芝的同时又在压力下限她 5 天内离境，而中国使馆人员也频频出动，为拘捕并遣返她回中国作了精密的安排。因此，她必须在第二天(星期二)去申请签证，星期三拿到签证。否则，从星期四直到周末加拿大大使馆关闭。这将意味着她五天内无法离境，邪恶会高兴地看到她被送回中国。在没有明确思路接下来两天该怎么做的情况下，我与渥太华的学员交流了看法。在

学员们的鼓励下，我的心平静了，越来越有信心。我们决定加紧联络加拿大大使馆、领事馆、移民部和其它部门请求紧急援助。同时，王玉芝在受迫害中表现出的大法弟子的强大正念深深的感染了我，尤其在在被管押期间在难中感人的正法经历，象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我的不足和差距。从每种意义上讲，过程中是受迫害同修的正念唤醒了我那有些麻木的状态和迷而不醒的那一部分，就这样，我们靠集体的力量，一步步从从难中堂堂正正地走出并破除了旧势力的安排。不久，我们收到领事官员的电子邮件，要求我们停止向其它部门发呼吁信，因为所有呼吁最终都将被转到他们那里。从电邮中我知道加拿大将向玉芝发出签证。第二天即星期三早上，加拿大领事馆打电话叫玉芝去，领事馆马上给了她特许签证，也就是以前的部长特许签证，现在叫特许签证。这是继林慎立之后，加拿大政府给法轮功学员颁发的又一例此类签证。我们再次见证了师尊和大法的伟大和殊胜。整个营救王玉芝的过程就是一个“正念显神威”的过程，大法弟子的正念就决定了邪恶的彻底崩溃，大法弟子是这个世界的角色。

(二) 整体坚不可摧

营救中国国内受迫害学员的工作在加拿大是从张昆仑教授开始的，当时全国上下几乎所有的学员都参与了，有不少学员去做政府和媒体工作，同时也有更多的人在默默无闻地尽着自己的全力。我忘不了我们多伦多学员一次又一次顶风冒雪去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庄的感人场面，里面是成功的新闻发布会，外面同样也是向世人讲清真相的好场所，许多过往的行人和在此办公的国会议员都被学员们在冰天雪地中表现出的大法弟子无私奉

英”。“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在改朝换代中百姓何时从中得益了？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然而今天，我们看到了法轮功的修炼百姓破天荒的第一次勇敢而和平地站出来了，不为改朝换代，不为分享权力，也不为任何政治和经济的利益。面对残酷的迫害和恶毒的谎言，他们既没有暴力，也没有屈从。他们平静地忍受着痛苦。他们笑脸迎接恶意的辱骂，他们以真诚的善心告诉每一个人：“法轮大法好！”——请不要相信那欺世的谎言。他们默默地用自己的承受，来消除谎言在你心中埋下的仇恨。

截至今日，已有至少 580 名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真、善、忍”在江 XX 的持续镇压下而离开人世……他们是：李梅，王丽萱母子，陈英，李竟春，陈子秀，龚宝华，孙小柏，马艳芳，高献民，蔡铭陶，彭敏，邹松涛……

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坚持的不是任何政治和经济的利益，而是一个堂堂正正做好人，实践“真、善、忍”的权利。这权利，本来属于每一个人。这渴望，本来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有谁不希望一个真诚、善良和宽容忍耐的和谐社会，谁不希望人间处处充满爱，诚信和关怀？

昨天，有人在发给大家的电子邮件中谈到了马丁·路德·金，说他领导的民权运动是为有色人种而斗争。如果仅仅是那样的话，我恐怕他不会在今天如此广泛地赢得全世界范围的尊敬，超越任何民族与文化。在我看来，金博士的运动是关乎自由、关乎权利、关乎人的尊严、关乎人间道义。与此类似，圣雄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也并不只是关乎印度人民的独立而已。同样，今天的法轮功学员面对

镇压的和平理性的抵抗，也并不只是关乎信仰自由而已。金博士有句名言：“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非正义，都是对世界上每一个地方的正义的威胁。”(“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事实上，法轮功只是一种修炼功法，也不是为了解决任何社会问题的。我们参加这次聚会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呼唤人间的良知和道义，唤醒那冷漠的人性和麻木的良知。因为这冷漠和麻木正在摧毁我们的民族。面对暴力、面对罪恶、面对酷刑和虐杀，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道德良知面前摆放自己的位置。

再一次强调一下，法轮功学员并不反对中国政府，但是我们反对这场残酷的迫害，反对这场由江氏集团支持的非正义的白色恐怖。其实，在我看来，对于中国来说，哪个政党当政并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也不在于新闻自由，法治建设——虽然这些也很重要。试想一下，当面对非正义，面对罪恶，面对迫害，不论是一次抢劫，或是谋杀，还是一场政治迫害，乃至贪污腐败，如果每个公民都能勇敢地站起来大声说“不！”那会是什么结果？迫害也好，暴政也罢，乃至贪污腐败，还能继续下去吗？关键，就在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今天的社会在呼唤诚信，什么是诚信？在我看来就是在任何困境都不背叛自己的良心，对自己良心的诚信是最根本的诚信。

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仍在继续着，成千的修炼者不断地被非法关押，凌辱，折磨甚至虐杀。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下，却又有上万的修炼者坚定地走出来，以生命实践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呼唤着人间的正义和良知。

全为了其他的同监的犯人而难受和流泪，我会尽力而为减轻他人的痛苦，自己的痛楚反而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从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升华和灵的快乐。我看到我变得如此干净和美丽，因为我的心中没有了自我。我心里明白，这是大法的威力。一天，一位 17 岁的妓女搂着我问：‘莉莉，你是美国的大教授，而我们却是社会最底层的渣子，可你能真正对我们以诚相待。从来都没人象你这样把我们真正当作有尊严的人看待。请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因为法轮功吗？如果是，我能学法轮功吗？’

“在我被监禁的 13 天里，大多数人都开始学法轮功。原来司空见惯的殴打、辱骂等减少了好多。到我快释放时，牢里三个最凶悍的犯人宣布她们将用法轮功的法理”真、善、忍“来管理牢房。所有的吸毒犯们都没了毒瘾，令人惊奇的是，她们并没有出现通常戒掉毒品后伴随的种种症状。”

“牢房里几乎每天都有催人泪下的故事。有一个小妓女在被转移去劳教时，哭着告诉我说，她将再也不会卖身了，如果有一天她再次被捕，一定是为法轮功。另有一个妓女对我说，当她被释放时，她也会去北京上访，告诉政府，是法轮功救了她。还有一个因与邻居打架被关押三天的人，原打算出狱后用硫酸毁她邻居面容以滋报复。学了法轮功后对我说，她一定放弃这一复仇计划。她竟然在被释放前请求管教多把她关几天，这样她可以和我们多学一点法轮功。”

“我在心里为她们的觉醒而落泪。”

“法轮功只不过是一种修者众多的身心修炼的功法而已。就如我同牢的人一样，很多人来学炼法轮功只是因为他们能由此成为更好的人。通

过口传口，心传心，法轮功在传出后的短短 8 年中，吸引了世界上 40 多个国家上亿的修炼者。这些修炼者通过修炼提高了道德和健康，成为更好的有益于社会的人。当法轮功被镇压时，这些修炼者们的反应自然是和平不懈地抵制，同时坚持遵守‘真、善、忍’的法理。”

“在我被关进牢房之前，警察问我有什么说的。我回答：‘法轮大法好。’警察很吃惊，‘你从美国千里迢迢来就为了说这一句话？’审问我的三个警察中的两个流泪了，问到：‘这真的值得吗？’”

我爱不爱我的祖国？

事实上，一个修炼人是不会对政权感兴趣的，古往今来帝王将相弃位出家修炼的也不少。其实，法轮功上亿弟子若真要对政权感兴趣，只要稍微来点“实质”的还击，中国就大乱了，江氏当局也就完了。可是近四年来的镇压下，法轮功学员一直遵照师父教的“用和平方式向中国政府申诉我们的真实情况”，“作为修炼的人我们也绝不采取任何过激的行为与言论”，以善的一面对待暴力镇压。你打我，我回头打你，这很容易做到。你打我骂我，残酷折磨，我不动气地讲道理，决不还手，这就比较难了，要很有些涵养的人才能做到了。一个两个好人能做到也许是可能的，成千上万的人能做到就不容易了。一天两天能做到也许还容易些，连续三年多如此，就不是个简单问题了。对这样一群好人残酷镇压，那可能反而导致江氏政权的加速灭亡。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中国人经历了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革命”，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乃至近几十年的大小政治“革命”，不论成与败，最终得利的都是少数“精

献的高尚境界所震撼、所感动，并进而了解了真相后主动加入到为真理和正义呐喊的滚滚洪流中。随着第一个营救高潮的到来，张教授终于获释，后来，加拿大又成功地营救出朱颖、林慎立等遭受迫害的学员。到去年 7 月份加拿大开始了营救受迫害学员亲友的活动，营救再次掀起了一个高潮。在短短的 6 个月的时间里，一个又一个的学员被营救出来，极大地鼓励了国内千百万大法弟子，也对邪恶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内学员的压力。

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们走过弯路，有过曲折和痛苦的过关，我自己就有过缺乏正念做不好时的教训。师父说：“你们的正念，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从法中来，所以大家再忙也不要忽视学法。”（《在 2002 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我最深的一点体会就是，当自己碰到任何障碍使我不管如何努力都无法突破或修炼状态又不好时，就是在提醒我这段时间放松了学法，该静下来认真学法了。不学好大法弟子就寸步难行，就会栽跟头，还可能给正法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这一点似乎邪恶也清清楚楚。所以它就千方百计地钻空子破坏我们学法、让我们忽视学法，并想让我们掉进它的陷阱。但“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

在整个过程中，我也认识到，营救国内受迫害学员绝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项目，也绝不仅仅是就那么一个或几个学员的问题，而是牵扯到我们这个整体甚至和整个正法进程的一件大事。这其中还包含着我们在其中，共同提高的正法修炼的重要因素。这方面，多伦多的很多学员都为我们的良好的集体修炼环境付出了很多。

当个别学员有漏时，大家不是批评指责，而是用大法弟子的慈悲和宽容去帮助他人，同时用强大的正念堵漏，不给邪恶任何可乘之机。我们是一个强大的整体，每一个学员的正念加在一起，我们就金刚不破，坚不可摧，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著大法粒子的作用。在大法中，没有你我，每个人的事都是大家的事。大法中的每一个粒子真正溶于法中，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坚不可摧的整体。不少学法不深的学员，在这样一个修炼环境中放下了各种包袱，在正法中逐渐走向成熟。

我们都知道，大法的主体在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讲清真相的主体也在中国大陆，而在中国成千上万的学员被邪恶迫害，被劳教，被判刑，在残酷的迫害中还在为证实法做着巨大的努力。我们如何才能声援他们和最大限度地减轻他们的压力，这是我们海外弟子义不容辞的使命。

其实，我们营救一个大法弟子，不仅仅是营救出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对所有中国大陆受迫害的弟子极大的鼓励，对邪恶极大的震慑。同时大法弟子作为金刚不破的整体，也是对参与营救工作中的社会各界和各国政府的鼓励和帮助。记得有一位国会议员，他对大法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在加拿大国会里很有声望，学员前不久见到他时对他表示感谢，他却说，“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一切营救工作都是你们做的，我们其实没有做什么，你们在这三年多的时间中用生命证实了真善忍，你们在国会里赢得了极大的尊敬，你们的行为得到了我们的肯定和表彰。”同时，营救的过程使他们也看到了对大法的支持是前途光明的，因为一个又一个的学员获释已经见证了真理和正义是不可战胜

的，而在营救过程中我们的整体力量，使社会上很多人，包括很多中国人感到了巨大的震撼。他们中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亲人，一开始都曾和我们讲，“别和中国政府做对，他们说什么都听着，胳膊拧不过大腿。”然而，现在当全世界这么多个国家的学员向各国政府呼吁，众多的正义人士站出来时，全世界范围内的营救活动让他们看到了正义力量的坚不可摧，正如师父在《在 2002 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所说，“……但是总体上另外空间邪恶和正的力量已经失去了平衡，正的力量已经把天平压到最低点了。”

在这个过程中，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和互相包容非常重要，其实，很多时候，营救工作能否做好，和我们自己在法理上的的认识和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刚刚开始营救亲友时，我们看似这么弱的案例能否成功，很多参与其中的学员也都没有底，然而，经过学法交流，大家在法理上达成了共识，只要我们正念强，我们的正念正行就决定了这项工作的成功与否，而不是看其表面常人一面的表现。同时要把营救亲友放在一个大的天象中看，我们不是为救人而救人，更不是仅仅救几个学员的亲人，这是整个正法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营救我们的亲人只不过是常人这一面能理解的角度一个开始而已，为了救度世人而采取的一种常人的说法而已。通过营救亲友，我们可以充分地向上级政府讲真相，同时向很多中国人讲真相。在整个营救工作中也充分体现了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加拿大几乎所有的项目都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此事，政府组、媒体组、电话组、网络突破组、电视广播组、中国学员和西方学员，还有

众多的老年学员也积极参与了此事，大家打破了项目之间和学员之间的间隔，互相帮助鼓励，互相宽容，默默的支持，逐渐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气势，而在其中的每个学员都感到了集体的力量，这力量汇成了宏大的正法之势，体现了大法的威严和神圣。风风雨雨中，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我们日渐成熟起来，心理上不再依靠常人及其政府，常人的组织，常人的媒体去营救我们的学员，过程中我们慢慢了悟到师父在《正念》经文中告诉我们的法理和宇宙真象：“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明白了我们才是这台戏的主角。是我们激发了迷中世人的善念，鼓励他们，给他们在正法中一个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实践中，世人明白的一面已经看到了支持大法会给他们带来光明的未来。例如，不时有常人看了有关我们的消息和我们在大纪元上作的宣传广告和我们联系，他们把学员称为能够营救他们在国内受迫害的亲人的“救星”。有一个刚从国内来的学生找到我们说，她家里的人让她到国外一定要找到他们的“亲人”，就是法轮功学员。从此这位年轻的学子，在明白真相后也把学员视为自己的亲人，主动向国内众多的亲友寄真相材料，还领她的同学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在不久前由法轮大法学员主办的春节联欢会吸引了 1700 多人参加，到场的议员讲话时以自己曾经在几年前就率先站出来支持大法为荣。所有这些，都在见证着“法轮大法好，渐入世人道”（《大法好》）

表面看来，营救小组并不是多伦多能力最强的项目组，其中老年弟子占了相当比例，也有部分学员没有参加项目的经验。看上去参与其中的不少学员和我一样在人中的能力不强，

的时候，只要有五个人能勇敢地站出来大声说：“不！”“抓强盗啊！”那可能就是另一个结局了。

道德、良知和入道等等，这些是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在美国 9.11 恐怖袭击后，我们都目睹了社会良知和人道的超越一切种族和文化的巨大凝聚力。在这个宇宙中，每一个孤立的个人是渺小而无力的。可是正是这些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抚平我们的伤痛，慰藉我们孤寂的心灵，消除我们的恐惧，让我们变得更强大一些。所以当我们的任何一部分受到伤害时，我们都感到了伤痛。这，就是这个宇宙教给我们人类的生活法则。

让我们再回到中华民族的百年之梦：有尊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请想一下，如果一个政府甚至不能兑现其宪法承诺的公民最基本的权力，不论其经济多么发达，国际社会又怎么可能信任和尊重它呢？对于一个没有信用的政府，世界又怎么会不以戒惧和疑虑看待其经济增长呢？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江氏当局也在丢失其国际信誉。

有人相信，当经济发达了，其它方面会自然地被带动向前推进。对此我很怀疑。在过去十年中我们都已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的是社会道德水准急剧下滑，而且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力，包括言论、信仰、结社等自由，反而受到更进一步的摧残。同样，回顾历史，我们也看到了二战前军国主义日本和纳粹德国经济的发达。其它方面自然地被带动向前推进了吗？没有。所以不存在什么自动的权力和自由。

美国人有一句话，“自由是有代价的。”（“Freedom is not free.”）我们中国也有“生命诚可贵，爱情

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自由是有代价的”

德克萨斯州贝勒医学院封莉莉教授在 1999 年 12 月回中国时曾在深圳市被捕，被关押了 13 天。她的“罪名”是“扰乱社会治安”，只因为她作为一个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一名法轮功学员家停留了一夜。她在回到美国时谈起何以会甘冒牢狱之险而回中国时说，“南达科塔先锋报的一篇社论说，‘在中国，自由被拼写作，法轮功’……。两百年前，派翠克·亨利（Patrick Henry）说，‘不自由，毋宁死。’两百年前一个美国人为之可牺牲生命的精神，今天仍然值得为之付出生命。”以下是封莉莉教授在狱中经历的片段。

“这 13 天对于我来说是值得的，因为我亲身体会到了法轮功对于我自己和周围人的超常神奇力量--使一个生命发自内心地觉醒。和我囚禁在同一监房的 50 多人主要是妓女，吸毒犯，妓女兼吸毒，和诈骗犯。她们大都是无可奈何的，都很可怜。妓女大多是被家人、男友，或丈夫逼或骗了卖身的。鸨母为了控制妓女逼迫妓女吸毒。生活的艰辛使她们对社会产生了愤世悲观的态度。相反，我从前是一个养尊处优、很娇气且极有自尊的人。雨果、托尔斯泰等写的故事虽然感人，对于我来说那毕竟是小说中的虚构。在我看来，妓女充其量只不过是为了钱而出卖肉体的人而已。修炼法轮功前，我的脾气暴躁而骄横。我曾因不满意我的秘书的工作，炒了好几个人的鱿鱼。对我手下技术员和博士后研究生经常出言不逊，动辄破口大骂。修炼后我完全变了。但是，我自己也不敢想象自己能毫无怨恨地被监禁 13 天。我的心中没有焦躁和不安，只有一片祥和和宁静。因为我完

许多杰出科学家原来都在纳粹德国工作)。纳粹治下的柏林甚至举办了1936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可回顾这段历史,又有哪个德国人今天会为当年纳粹德国繁荣的经济发展而感到自豪呢?

有人以为一个爱国公民就是当权者说什么便听什么,哪怕当权者违反宪法。其实,当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上访”的基本权利遭到践踏时,退缩的人根本就不是维护宪法,维护社会安定,他只是维护自己,他在帮助践踏宪法!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你不敢去行使,要人人都这样宪法不就成了——一纸空文吗?--这样的社会若没有近患,必有远忧。相反,顶着压力坚持行使宪法赋予的“上访”和“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的人,才是真正地维护宪法,才是从长远地维护社会安定,维护社会公义。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在维护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他们在维护社会公义,他们舍弃自己眼前的小利,却维护了人间公义。这就是为什么会有1999年辉煌的4·25万人和平大上访。

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人一直做着强国之梦,梦想着中国能够强大起来,中国人能够自豪而有尊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是为了这个梦想,还有比经济发展更重要的因素。都在说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中的高速增长。撇开下岗工人和农民的实际情况不说了,大笔银行资本外逃是连官方媒体都承认的事实。大家知道最近美国媒体披露美国西海岸近两年剧增的大手笔购买高级住宅的年轻人都是家庭在中国大陆有高官背景的中国人——这样下去中国能不能稳定我们这里也不说了。只是请比较一下中国现在和十年前的社会状况。和十年前相比,社

会犯罪率是急剧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贪污腐败问题、假冒伪劣产品、坑蒙拐骗行为是急剧增多了还是相对减少了?卖淫、吸毒、爱滋病、黑社会犯罪等等社会问题到底是急剧增多了还是相对减少了?每个人问问自己,和十年前相比,如果今天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独自一人走夜路,你会感到更危险还是更安全呢?

所有这些社会问题都可归结为一个原因:社会的道德败坏。在“发展就是一切”的口号下,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却在急剧下滑。我最近读到这么一则新闻(齐鲁晚报),两劫匪洗劫邹平县城内一家酒水批发行,一位青年见义勇为与劫匪搏斗,众多围观者中却没有一人站出来阻拦劫匪或拨打报警电话。最后这位青年身受16处刀伤,在两劫匪逃跑后,才得以用沾满血的双手颤抖着拨打了110,报警之后晕倒在地上。

类似的还有,《两小学生被江水吞噬,却有多人选择沉默》(6月19日东方网),《三恶人当街凌辱少女,上百人围观无人制止》(6月12日《华商报》)……

相信大多数人都同意,这样的情形在今天的中国并不少见。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说就是社会良知的麻木和道德的冷漠。这冷漠的人性和麻木的良知可以摧毁一个民族!面对不公、面对罪行、面对邪恶,我们太多的国人沉默了太长的时间了!这冷漠和麻木甚至根深蒂固到了自己都觉察不出来了:“腐败?黑社会犯罪?执法犯法?噢,我听得比你还多呢!那又怎么样?你能做什么?!”其实,社会的道德败坏每个人都有一份“贡献”,人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反过来说,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试想一下,在前面那个青年勇斗劫匪

甚至在常人中都很不起眼,但是愚公移山的精神尚且能感动上天得到成功,更何况我们的大法弟子有着更高的境界,我们的众志成城就会带动众生,而且我们在修炼中的表现其实是决定了他们的未来。在去年7月底到9月份期间,多伦多的学员几乎拜访了安大略省的所有的103位国会议员的办公室,并在当地召开了数十次新闻发布会,他们的办公室分散在安省地区,我们几乎都是驱车前往,多数时

候要跑整整一天时间,在8月份召开的执政党内阁会议上,数名议员提出法轮功问题。在我们刚开始时去拜访那些议员,尤其有一些议员由于不在大多伦多地区,平时很难有机会见到他们,他们中的个别人对我们也不是很了解,有时因为邪恶的宣传对我们也不太友好,然而当我们让更多的议员了解了真相,尤其是这些亲友的故事后,他们之间互相会谈起法轮功的真相,尤其在执政党内阁会议之后,数名议员主动向他们的同事们讲真相,这些对那些不了解我们的议员的态度变化非常大。的确,讲清真相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如果没有全体学员的正念支持和参与,这样大的活动在2个月内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正法中的一切事情不是孤立的,如果我们自己孤立起来看的话,就会使我们同修之间有了间隔,而这间隔是不能达到整体提高的。当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站在正法全局的角度去看的话,会发现我们能用更少的人力,最大限度的达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认识到,对旧势力的安排坚决不承认,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不是顺应它

的安排,不应该在承受中被动地再去冲破旧势力的安排,而应该采取主动出击,主动清除邪恶的。干扰破坏。在营救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当我们做的好的时候,这个间隔就被打破了。在营教学员的过程中,我们用各种方式将营救消息传到中国国内,常人的媒体也起了很好的传播的作用,学员也通过电话,传真等等方式将海外的营救声势传回去,加拿大的政府官员也通过他们的渠道向中国的高层传递着这方面的消息,这样,国内的学员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又大面积向中国人讲清了真相,破了很多障碍他们的壳,同时有力的震慑了邪恶,也向全世界政府传递了营救不是盼的信息,使他们进一步了解大法的真相,同时看到了大法是坚不可摧和不可战胜的真理,看到了不论邪恶表面上如何猖狂,实际上已不堪一击。

我也进一步体会到了大法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整体的力量发挥出来,我们在正法中的事情一定能越做越好。这一切仅仅是开了一个头,大面积的营救活动刚刚开始,我们相信,在包括中国国内的全球大法弟子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整体的力量定会尽快让所有国内受迫害的学员堂堂正正走出劳教所和监牢,投入到正法的洪流中。

最后让我们共同精进,用我们的更大的不懈努力和付出来迎接法正人间的早日到来。

心路和苦舟

定平

【正见网】师父说:“功修有路心为径 大法无边苦做舟”(《洪吟》)

常读师父这句话，也只是泛泛理解为：修炼就是要用心，要吃苦。而今忽然悟出这句话的更大的内涵。

修炼什么呢？不就是修心吗？！修炼的道路，不就是心路吗？条条道路通天庭，只有心路是大道。除了大法，还有什么法门有威德直指人心？师父给我们开创最快、最捷径、最好的心路，仅仅要我们向善的心。那些边缘小道，吃了那么多的苦，绕了那么多弯，还是摸不着边。而我们只要动一动心，就能得到最美好的一切，就能达到圆容不灭，这是何等的幸运啊！

心的速度有多快呢？在常人境界，心的速度也是最快的。那么，大法弟子的心速呢？当我们的心在法上的时候，瞬间就能达到自己本原的境界，我们穿越本原境界以下任何层次时，就不受任何层次时间的制约，在人间表现的就是正念正行，就是金刚不动；当我们心不在法上时，我们的本原与我们的表面就被旧势力隔开，在人间的表现就是不精进甚至邪悟，就是被邪恶干扰和迫害。

什么是真正的苦呢？得不到法的苦就是最大的苦。师父说：“常人难知修炼苦，争争斗斗当做福；修得执著无一漏，苦去甘来是真福。”（《洪吟》）常人难于进入大法修炼，那不是最大的苦吗？而我们的苦，其实不是苦，而是最大的幸福，我们在苦中失去的是不好的东西，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我们难道还不是最幸福吗？！看着众生在苦海沉浮，我们不是应该给他们“做舟”吗？

修大法是最有福分的。我们自己的苦，绝大部分是师父给承担了，我们承受的仅仅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而旧势力的迫害，是强加给我们的苦，说到底，是强加给师父的难。当我

们做得正的时候，师父会给我们化解难；当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是把旧势力强加的迫害转嫁给了师父。

我理解师父这句话的一个重要含义，是让我们以大慈悲心为众生铺路，为众生做舟，救度一切众生。看着人要被淹死了，常人中的好人也会伸出援手。看着众生被邪恶推到毁灭的边缘，我们不更应该伸出援手吗？

大法无边，心路最快。师父的无边慈悲圆容了我们的一切，我们永远都无法报答。我们能做的和应该做的，就是做好师父告诉我们的三件大事，用心为众生铺路，用慈悲为众生做舟。只有这样，我们才配得上师父的慈悲选择。

《自然》杂志：基因疗法因导致癌症而被迫中止有关尝试

同云

【正见网】据《自然》杂志 2003 年 1 月 23 日报道，两例血癌（或称白血病）在基因治疗病人中的出现，使得有关尝试被迫中止。

在去年出现过的一例儿童因基因治疗而出现血癌的事情，已经使得基因疗法的前途暗淡。但研究人员仍幻想着那只是一例不幸的巧合。然而这一次，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又发生了。这不仅使得那些希望破灭了，也将会使基因疗法的研究将无法进行下去。

这次基因疗法是关于一个三岁的儿童。他是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医院接受的基因治疗。该儿童患有严重复合免疫缺陷(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 SCID)，因而免疫系统发育不良。治疗中虽然免疫系统

的迫害。他们可能会失去一切---住所、工作，面临逮捕、折磨甚至死亡--只为捍卫他们对“真、善、忍”的信仰。一群普通百姓不懈地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的真象；和他们对抗的是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他们手无寸铁，无私无畏地和平上访进谏；和他们对抗的是政府高压统治下的暴力机关。可他们无所畏惧，毫不气馁。因为他们懂得“真、善、忍”坚不可摧的力量。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只是为了自己，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千千万万善良的世人；为了更美好的社会，一个充满了和平和正义的祖国；为了“真、善、忍”能照亮每个人的心灵。

在三年多的疯狂镇压中，面对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从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还手报复或以任何方式诉诸于暴力。在逆境中他们始终面带微笑，哪怕面对狂风暴雨、雪雹冰霜。他们以修炼者的大善大忍承受这无名苦难，他们甘愿为“真、善、忍”牺牲一切。一位女学员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在被关押的日日夜夜里，我每天面对的不是警察就是犯人。警察愤怒时拍桌子，厉声大叫不让我睡觉。犯人们管我叫新来的，整日厉声恶语，让我躺在湿淋淋的地上。还让我在房顶滴漏污水的地方睡了两天。我一直牢记着师父的教诲：‘别人可以对我们不好，我们不能对别人不好’。‘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

在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里，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曾面临抉择：只要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那怕只是违心地“保证书”上签个字，他们可以马上获得释放或减刑。他们中有多少人本来是可以保留自己的学籍，党票，工作的，如果他们说假

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被抓进各种各样的拘留所，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在各地流离失所，餐风宿露的，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免于起诉，不必在监狱里饱受折磨的，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被殴打致残，甚至失去宝贵的生命的，如果他们说假话。说真话的代价是那么的巨大，说假话的诱惑是那么地强烈，可是，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

法轮功学员们用自己的生命向世人昭示，即使在最严酷的环境下，无论以多么大的代价，人们都可以保持对真理的坚定信仰而不动摇。他们以不懈的和平抵抗展示了“真、善、忍”的崇高和伟大力量，而相比之下仇恨和暴力是多么的渺小。

良知的麻木正在侵蚀着一个民族

有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忍一忍呢？我们中国正处在发展阶段。我也不喜欢中国政府。可现在中国经济正在飞速发展，为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富强，不让你们炼你们就别炼法轮功了吧！”

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糊涂和危险的论调了。“忍”决不是对邪恶的纵容！那是犯罪！那是对“真、善、忍”的亵渎！你怎么可能容忍谋杀？经济发展也绝不能成为虐杀的借口！其实，如果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国会发展得更快，中国社会将更稳定。反过来说，如果纵容迫害和虐杀真会带来发展，那么这样的社会将向何处发展？二战前的纳粹德国也曾把经济发展置于首位。在希特勒的统治下，纳粹德国的经济曾飞速发展。驰名全球的“大众”汽车、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都是希特勒亲自抓的项目。战前德国的核科技也是数一数二的（后来美国的原子弹计划“曼哈顿工程”中的

乳头；强迫不让睡觉，有时达几周；强迫注射毒性或损害神经系统的药物；对妇女电击阴部，强奸，以及将女学员扒光关入男牢，等等。石家庄法轮功学员丁延近日于水牢中被折磨致死。为防止真相暴露，当地警察不许家人见尸体，最后家人只见到骨灰。在两年多来的残酷迫害中，已有 300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成千上万个家庭破碎（编注：今天有记录的被迫害致死学员已达 580 多人，事实经过和责任人的名单电话在互联网“法网恢恢”网站

<http://www.fawanghuihui.org> 上都有，任何一个关心祖国的人都可以查证：可以在 Google.com 搜索“法网恢恢”，查看网页快照就能看到被封的内容 - “法网恢恢”网站在中国被封本身就够说明问题了）。

有人说，“如果你热爱祖国，就应该在中国解决这些问题，而不应该在国际上张扬，家丑不外扬嘛。你在损害中国的形象。”

对说这话的人且不说其道德良心置于何处，起码我可以看出概念的混淆在此起的作用。大家知道，有些美国人不满意布什政府，可他并不是不爱国。“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由“中国人民”组成的，具有 5000 年悠久的历史。这和具有 50 年历史的中国现政府，尤其是江氏当局是两回事。至于说“损害中国的形象”，这是江氏当局利用概念的混淆掩盖其罪行的常用借口，国际社会从来都是谴责江氏当局的暴行，有谁谴责过中国人民了？！揭露暴行是损害江氏的形象，损害脑满肠肥的贪官污吏的形象，于中国人民的形象何损？说到“家丑不外扬”，我想问一句，有谁会尊重一个不顾事实而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或一个矢口否认纳粹集

中营和毒气室的德国人？他难道是在维护自己祖国的形象吗？

反过来说，你难道不尊敬那个摄制罗德尼·金（Rodney King）被洛杉矶警察毒打场景的美国人吗？他损害了自己祖国的形象吗？你难道不尊敬那个揭露斯大林对前苏联人民犯下的恐怖暴行的萨克嘉罗（Sakharow）博士吗？他损害了自己祖国的形象吗？你难道不尊敬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纳尔逊·曼德拉吗？他损害了自己祖国的形象吗？你难道不尊敬揭露缅甸政府对缅甸人民暴行的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i）吗？你难道不尊敬那个揭露柬埔寨屠杀场的柬埔寨记者吗？……中国就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国家。当有人企图掩盖那些对中国人民的暴行时，有谁会相信他是一个爱国者？

天安门广场上的勇气

其实，法轮功学员并不反对中国政府。我们只是寻求正义，揭露江氏集团的罪行错误，结束其对人民的虐杀，结束这场对人民的灾难。然而，还有更重要的，容我后述。这些就是两年多来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冒死上访，进谏于中央及各级政府的目的。由于所有与政府沟通的渠道从 1999 年镇压一开始都被堵死了，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走上天安门广场表达他们的诉求。请看这些场景：

白天，天安门广场。一小群人匆匆走进广场，作出炼功姿势，双盘打坐，或展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日复一日，他们从不间断，其中有年少的也有年长的，有受过教育的也有目不识丁的，有富人也有穷人，有男也有女，他们向中国政府呼吁停止迫害他们的精神信仰：法轮大法。有时候几百个人一起来，有时候甚至上千。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可能面临野蛮

障碍有好转，但据科学家们披露，该儿童在圣诞节前就被诊断患有血癌。

先前一例基因疗法的失败已经使得人们对基因治疗试验是否继续下去而众说纷纭。这一次反应则更为强烈，英国中止了全球仅有的一个正在进行的联合免疫缺陷病的临床实验；而美国的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则取消了 20 多个类似的基因疗法尝试。

主治医生 Fischer 介绍说，“这项基因疗法带来的危险性是人们无法接受的。”

由于传统的治疗手段不顺利，再加上对疑难病症的束手无策使得人们对基因疗法寄予了很大希望。然而现在看来这也许又是一个死胡同。这一切让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人们的疾病等不幸是从何而来？

2003 年 3 月 8 日 星期六

NASA 近期公布的哈勃新发现系列：小矮星系中数千的新老星体

观云

【正见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3 月 7 日发布了一张哈勃新图片，显示在小星系 NGC 1705 的中心区域有成千的新老星体。天文学家认为该星系非常古老，由于缺乏大星系通常所具有的结构，故被称作为矮而无规则。

在这张哈勃新图像上，年轻新星体因温度高而呈蓝色，集中在星系的中心。古老星体一般相对低温从而显示出红色，分散在整个星系。天文学家认为，NGC 1705 在诞生后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在形成新星体，但是近期才开始出现形成星体的爆发活动。星体

爆发活动在星系心部的边界上及中部区域产生许多年轻星体。

参考资料

http://www.space.com/scienceastronomy/hubble_stars_030207.html

【杏林漫步】名医文挚的故事

水生

【正见网】文挚是战国时期的宋国人，他精通医术。在《吕氏春秋·至忠篇》中就有一则关于他根据中医情志治病的“怒胜思”的原则，用激怒病人的手段治愈齐闵王的忧郁症的记载。

战国时代的齐闵王患了忧郁症，请宋国名医文挚来诊治。文挚到了齐国，详细诊断后对太子说：“大王的病肯定可以治好。但是，大王痊愈后，必杀我无疑。”太子不解地问为什么。文挚回答说：“齐王的病只有用激怒的方法来治疗才能治好。激怒了大王，我一定会被杀死。”太子听了恳求道：“只要能治好父王的病，我和母后会以死来向父王求情以保全你的性命。”文挚推辞不过，只得应允，说：“那我就冒死为大王治一治吧。”于是他同太子约好诊期。文挚故意不守信誉，失约没来，只好约了第二次，他又没来。又约了第三次，第三次他同样失约，齐王见文挚屡屡失约，甚感恼怒。没想到，文挚突然来了，鞋也不脱，就直接上到齐王的床上，踩着齐王的衣服问齐王的病情如何。齐王气得不理他。文挚又用更重的言辞再次激怒齐王，齐王气得大吼一声，坐了起来，这一怒治好了齐王的病。正如文挚所预见，他最终被齐王所杀。

【原文】齐王疾瘠，使人之宋迎文挚，文挚至，视王之疾，谓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虽然，王之疾已，则必杀挚也。”太子曰：“何故？”文挚对曰：“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挚必死。”太子顿首强请曰：“苟已王之疾，臣与臣之母以死争之於王。王必幸臣与臣之母，愿先生之勿患也。”文挚曰：“诺。请以死为王。”与太子期，而将往不当者三，齐王固已怒矣。文挚至，不解屣登床，履王衣，问王之疾，王怒而不与言。文挚因出辞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说，将生烹文挚。太子与王后急争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挚。爨之三日三夜，颜色不变。文挚曰：“诚欲杀我，则胡不覆之，以绝阴阳之气？”王使覆之，文挚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浊世难。文挚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获死也，为太子行难，以成其义也。（《吕氏春秋—卷十一 仲冬纪第十一—至忠》）

2003年3月9日 星期日

去掉常人心 放下自我 以法为大

北美大法弟子

【正见网】师父叫正法弟子做的三件事，第一件就是学好法、修好自己。经常发现由于自己或其他一些同修自身修炼的不足，使得邪恶势力有机可乘进行考验和干扰，使得许多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做得没有那么好。只有真正地纯净自己、同化大法，才能使我们对应的天体无数众生得以救度，也才能从根本上破除旧势力的

考验和干扰，更好地助师正法。下面在这方面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

1. 放下“在学员之上”的心、踏踏实实地修自己

听到一些辅导员或项目协调人与其他学员发生矛盾、影响了正法活动，反观自己，我这方面做得也不好。

在99年7.20之前的个人修炼时期，相对来说比较平静，有考验、过关，但还是比较容易对照法多要求自己。7.20之后，自己较早地参加了一些正法工作，后来又担任了一些协调工作，就开始觉得好象有了一点什么资本似的，不知不觉滋长着自己在“学员之上”的心，明知道自己法学得并不好，但有时说起话来就觉着自己更对。有时并不是在法上以理服人，而是以自己是辅导员或项目协调人去压别人。一段时期还有一个想法：“正法时期与正常修炼时期不同，重要的是把事情先做了，态度不好一点是可以原谅的。”正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自己遇到问题不容易向内找了，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有一段时间，炼功点上很多同修对我意见很大，认为我说话做事都是一副当官的样子，自以为说得头头是道的话，可同修议论说我是在拿架子、讲大话。一个说，两个说，最后发现很多人都这么说。开始时心里不平：“我有吗？我哪句话、哪个动作象当官的了吗？都是为了他好啊、为了集体好啊。”心头的血着实汹涌了一阵子。可冷静下来想想，回顾自己说话、做事的心态、方式和态度，不仅有，而且还很严重。“自己是老学员”这个念头、“在学员之上”这个心埋藏的很隐蔽，正是这个心使自己日积月累、不知不觉中长了许多官架子、官脾气，到最后别人给指出了，还不能立刻察觉，正如太太指出的：“你哪

恤，向中国政府官员发出一个明确的呼吁：“停止迫害！”

有人问：“为什么？真的那么紧急？非得在国庆升旗时？你到底爱不爱你的祖国？”

对！真的有那么紧急，我也爱我的祖国。请容许我解释。在2001年8月的联合国促进与保护人权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发言上指出：中国江氏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一种针对本国人民的“国家恐怖主义”。为什么？

想一想可怜的12岁小女孩刘思影和她母亲刘春玲吧。母女俩不是法轮功学员却被骗制造天安门自焚现场以达到幕后操纵者的险恶用心：激起中国人民对法轮功的仇恨。为防阴谋暴露，刘思影事后被灭口死于医院。刘春玲则被当场打死于天安门广场并被渲染为“自焚致死”。IED的发言指出，“正如‘国际先驱导报’八月六日报导，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江氏集团当局并企图以今年一月二十三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现有该录像的拷贝，有兴趣者可来领取。”（有人问‘谁会傻到以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以致被骗自焚？’，欲知详情，请参考<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1/17092.html>）面对国际社会对残酷镇压法轮功的指责，江氏集团历来都要百般抵赖的。然而这一次，面对凛然的正义之声和确凿的证据，江氏集团的代表团噤声不得，连抵赖的机会都放弃了。

请想一想陈子秀女士的被害。

《华尔街日报》记者伊安·约翰逊在2000年4月20日发表的题为“修

炼法轮功是一种权利，陈女士说，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的文中说，“在陈子秀去世的前一天，逮捕她的人又一次要求她放弃她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在新一轮警棍打击后几乎失去了清醒意识的情况下，这个58岁的老人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暴怒的地方官让陈女士赤脚在雪地里跑。据其他目击这一事件的监狱中的人说，两天的折磨使她的腿严重淤伤，她的短短的黑发上粘着脓和血。她在外面爬，呕吐并因虚脱而昏倒。她再也没有恢复知觉，并于2月21日去世。”陈子秀女儿张学玲为母亲申冤而接受了采访，却于2001年4月24日被判劳教三年。

再看一看于秀玲女士之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1日报道说，“辽宁省朝阳市32岁的妇女于秀玲因修炼法轮功被关押。9月19日被酷刑折磨奄奄一息之后被公安分局自四楼窗户扔下活活摔死。”为了掩盖酷刑折磨的罪行，警察当晚12点左右就匆忙将于秀玲的遗体送去火化了，并伪称是“自杀”事件。

IED的发言说，“联合国‘关于酷刑折磨’的特派专员在她最新的年度报告中指证了江泽民政府对成千上万法轮功修炼者的拘捕和折磨。联合国‘关于非法、任意或集体屠杀’的特派专员，‘关于对妇女暴力’的特派专员也做出了类似的指证。我们正在整理的证据表明至少有五万名法轮功修炼者被关押在监狱、劳改营、或精神病院里，至少数千人遭受殴打并有很多人被折磨致死。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近四年的残酷镇压中，为使法轮功学员放弃对于“真、善、忍”的信仰，当局采用了超过40种酷刑，包括以竹签或其它利器刺指甲和妇女的

稀释 10 的几十到上百次方倍后(理论上已经与纯水没什么两样),抗体的去粒化活性却依然保留。换句话说,水保留着曾与之接触的物质特性。

这一结论,在大多数人眼中是反常识的 -- 疑问、甚至攻击接踵而来。Benveniste 为此失去了实验室、失去了经费和工作,甚至作为一名科学家的信誉。幸好有开明的私人研究机构收留他继续作研究。

直到 1999 年,一项由欧洲几个不同国家的 4 家实验室进行的独立实验表明,过度稀释的组氨酸溶液还保留着原有溶液的抑制嗜硷性细胞(Basophil)去粒化的作用后(Inflamm Res. [1999]48 supplement 1: S17-18),“Benveniste 事件”才露出和解的迹象。人们开始相信,Benveniste 是对的。

Benveniste 实验对稀释的操作过程要求很高,必须剧烈振荡,仅搅拌是不行的。但是他的实验毕竟说明了曾溶于水的物质可将其自身的特性传递给水本身,即使水中不再有这种成份,特性仍可保留。

无独有偶,日本的江本胜在其水结晶实验报告中称:“所有的物质特性也会影响水的特性。”不同的是,Benveniste 的实验毕竟研究的是直接与水接触的物质对水的影响;水结晶实验中的思维、音乐都不与水直接接触。更奇妙的是,水还能识别思维、文字的内涵,能区分善恶。这一切都无法用现成的理论来认识。

2003 年 3 月 10 日 星期一

【讲真相信函】良知的麻木侵蚀着中华古老民族

美国大法学员

【正见网】编者按:自正见网发表“在讲清真相中讲出大法的伟大”[1]一文后,收到一些读者反馈,希望看到作者文章中提到的那封讲真相的长信。为满足读者要求,我们将这封长信登载。欢迎大家将自己写给亲朋好友和可贵的中国人的讲真相的文章和信件寄给我们。

本文作于 2001 年,当时我是去向中国领事馆的官员们和我的华人同胞们表达自己的心声。一年后的今天,我将去得克萨斯州作同样的呼吁。因为谎言和暴力依旧横行于那片生我养我的故土,同样的误解在我的同胞中依然存在,本着大家互相理解和沟通的目的,冒昧请大家读一下我的一封旧信。

2001 年 9 月 30 日我参加了科罗拉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举办的国庆升旗活动。同去的还有我太太及另一位法轮功学员。我太太身着法轮功 T 恤衫,上面写着:“中国: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这在一些 CSSA 成员中引起了争议。本文原为发送给 CSSA 成员的一份英文电子邮件,旨在澄清误解。

来自一个政治集团的恐怖

首先,我是 CSSA 成员和中国公民,参加国庆升旗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其次,我知道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的官员要来,我觉得可以借此机会向中国政府沟通并向大家讲清法轮功在中国被残酷迫害的真象,呼唤正义和良知,帮助早日结束这场灾难。所以我们几个就来了。我太太身着法轮功 T

能感觉得到?你当官都当到细胞里啦。”

师父说:“负责人无论肩负的工作有多大、多了不起,也不能忘了修自己。你做的工作再多,你应该是大法弟子在做大法的工作,而不是常人在做大法的工作,所以一定要学法。负责人实际上也是普通弟子。每个人,无论做什么,都要把自己摆在弟子当中,一定要把自己摆在弟子当中。”(《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转法轮》中早就讲过:“进门不分先后都是弟子。”“你不修了,你挂那个名有什么用?什么一期学员、二期学员……”

“在学员之上”的心与自己的求名之心是紧密相连的。在这几年的正法中,同修们充分利用自己的天赋、专长做着各方面讲清真相的工作,但也因此暴露了我原本以为修干净了的求名之心:谁在哪方面有什么特长啦,谁是什么大学毕业的啦,谁在常人中是什么头衔啦,等等。一方面是为大法中人才济济而高兴,但另一方面潜藏着自己对常人中名的看重,一旦时机成熟、自己也有了哪方面与众不同之处,就容易生出骄傲之心、“在学员之上”的心。

跟那些有所谓“地位”的学员在一起时我会克制情绪,说话婉转,甚至虚心请教,而对另一些学员就容易急躁、使态度、埋怨别人,即便是在法理上的话也是打折扣地听。其实每个弟子在主佛面前都是平等的,都同样被师父寄予了无限的期望、赋予了伟大的使命,也同样沐浴着主佛无尽的慈悲。没有薄,也没有厚。挖到底,是心中那常人的等级观念和世俗的势利心理。

正是由于这些不纯的心,使得在一些关键时刻不能完全站在法上

与同修平等、客观地商量,有时有一种心态,觉得自己说话是应该更有份量一些的,不虚心。而另一方面,对平时比较尊敬的同修过于言听计从。这些都使得很多事情做得不能更好。

其实,我越来越看到,无论是学法、讲清真相、还是发正念、还是精进和付出的程度上,自己跟很多同修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很多同修都在默默地做着大量的正法工作,自己只有争取迎头赶上,而根本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真的要彻底放下所有不纯净的常人心和观念,踏踏实实地修修自己。

2. 向内修、共同提高

去年去外州参加一些正法活动的筹备工作,去之前,听说有的学员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一方面我想去帮忙做正法的事,但另一方面有一种要去帮助解决问题的微妙的显示心。见面之后看到问题,心里很难过。但难过之余,不能够从法上,以平和的心态与同修交流,更多的是心中的不平与抱怨。

一个学员在一个敏感地区讲真相的过程中某些做法有些过激,另一个学员跟我说起来言语中充满了严厉指责,觉得他破坏大法形象,对日后的正法活动造成负面影响,等等,并且不愿意与对方沟通。我试图从中调解,我跟后一位同修说,师父告诉我们对同修要有洪大的宽容、善意的理解,我们要用慈悲、祥和的心态去讲话。这样的话那几天说了好几遍,可是最后一次,发现我是在电话上带着怒气、怨气、忍着强烈的不耐烦把这几句话说过去的。挂上电话猛然意识到这几句话象面镜子把我自己照个正着:我对这位同修宽容了吗?善意的理解了吗?语气祥和了吗?师父说,“……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第三者看见

了都得想想自己……”（《在澳大利亚法会上讲法》）这时回想起这几天看到的其他同修的问题，样样都在自己身上或自己地区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不能向内找，就不会虚心，对同修也就不会祥和，因而无论道理说得多么高，效果都很可能不好。所以只有根本上促成一个大家都能向内找的环境、共同在心性上提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过去常看到这个负责人有这些问题，那个负责人有那些问题，好象自己修得挺好似的。可后来发现当自己开始负起一点儿小责的时候，也完全暴露出同样的问题，甚至比别人还严重。因此我深切体会到：看到别人缺点时，一定也要看自己，引以为戒，万不可觉得自己还不错而窃喜，因为那很可能是自己的执著还没有机会表现出来而已。

3. 放下自我，以法为大

正法中邪恶千方百计地干扰，师父说：“……你们只要有常人心在，那就是魔所能利用的东西，自己不注意随时都可以被利用。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那就是尽量地去抑制这些常人的心，尽量地使它不发挥作用……”

我的常人心很多，与同修过心性关之后向内找的结果发现，有时是争斗心，有时是妒忌，有时是爱面子的心，等等，不一而足。有一天我意识到，这样一个一个的心找得好辛苦，而且有点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实我感觉，每次心灵受到触及时，无论是以什么心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能归结到一个字——“私”，或者是“我”，这就是“病根”之所在。而“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是大觉者的本性，那么

只要是“私”，就肯定是要修去的。意识到这一点，碰到问题时，我就试着立刻找是否隐藏着一个“私”、一个“我”在里面，这样大大地简化了检查自己的过程，也更容易心甘情愿地放下自己的执著。

这个“私”、这个“我”表现在方方面面：

有的项目中我是听从协调的，时常会不喜欢别人管，觉得协调人有时说话居高临下，不能听取意见，语气善心不够，其实内心求得的是对“我”的尊重。而在自己主要做协调工作的项目中，却喜欢管别人，总觉得自己对，喜欢别人听从“我”的意见。

在炼功点交流或是发电子邮件，自己表达点儿什么观点之后，喜欢看别人点头，喜欢别人回复电子邮件说，“对，我同意 JEFF 说的。”有时没人附和时还会有点失望，“噢，怎么没人点头、没人响应呢？”

事情做好了，心中会有一丝的欢喜，“瞧，是我的主意。”事情没做好，一方面会为大法工作受损失而痛心，但同时也会想自己多丢面子。

“我”字在心中的分量重，就阻碍着自己不能任何时刻都 100%纯净地只考虑大法，也使得在讨论问题时发出的第一念不能是先想对方的办法是不是能达到同样的结果、是否有道理。平时不注意修，关键时刻就可能给大法造成损失。

在一次和几位同修一起筹备一些重要活动时，另外一位同修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指出我们工作没有计划、考虑不周全、做事不抓重点等等。明知他说得都对，但就是不喜欢他那态度，产生抵触情绪，造成不能心平气和地商量、把一些事情做得更好。过后意识到还是因为触及了自己的

“要面子”的心，所想所说都是出于强烈的、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心，而不能以宽容、理解的心对待同修没修好的那一面，不能放下自我、看对方说的是否真的是对大法有利。

还有一次一位同修让我帮忙做一件事情，明知道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就是想推托，不愿意做，找出时间紧、不熟悉情况等借口，但真实的原因是以前与这位同修在某些问题上观点不同，过了几次心性关，所以不愿意一边帮她忙，一边还担心随时会再有心性摩擦，忘记了凡事要把大法放在第一位，“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根本不应该考虑个人的情绪、得失。幸好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没有造成太大损失。

邪恶势力利用同修间不和谐进行干扰，不小心就会落入圈套，而如果严格要求自己，则不难破除。注意这个问题之后，有几次碰到同修态度不好，若是象以前那样守不住心性，肯定会出现争执，那干扰也就成了必然，但这几次，当我立刻从对方的角度考虑、多去想对方好的地方、对的地方，头脑中那些负面的东西瞬间就消失了，原本可能发生的争执避免了，邪恶安排的干扰也就自然被破除了，要做的事情也没有受到损失。

刚开始学到“向内找”的法理时，真激动，赞叹师父的伟大，庆幸找到了修炼的真机。然而真正实践这一法理却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现在师父又告诉我们，要先考虑对方的办法是否能达到同样的结果，而且自己要无条件地默默地给予补充。我又是欣喜、激动万分，但是越好、要求越高，做起来也就越难。事情不大、时间不紧的时候容易做到，而有关大事、又很紧急的情况下就很难，有时把握不好在看对方的同时如何不

放弃大法的原则、如何不落入做老好人。虽然我还做不好，但从另外一方面最近我体会到，那是一种境界，一种真正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觉者的境界，这境界不是想达到就达到的，需要平时长期的严格要求自己、去掉“私”和“我”的修炼过程作扎实的基础，正如同只有修去了情就能生出慈悲。对“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理解从前比较侧重在如何把好的让给别人，把不好的留给自己，或者是，为了救渡众生舍弃自己的钱财、舒适，但现在越来越体会到它所包含的另一方面，对我来说也是很难的一方面，就是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尊严、名声等等。只有真正放弃一切自我，任何时候以法为大，才能以纯净的心态助师正法，才能真正成为宇宙中的正法正觉。

以上是点滴粗浅体会，要修的地方还太多，同样的问题有时还反复，不当之处以及今后修炼中的问题，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稀释不掉的水的记忆

方洪

【正见网】法国科学家 Jacques Benveniste 1988 年 6 月在《自然》杂志 (Nature, [1988] vol 333, June 30, p186-188) 发表了一篇令人吃惊的研究，表明“水有记忆”。这一研究立即在科技界引起轩然大波。尽管另有几家实验室得出了相似结果，但是反对的声音还是占了上风。

那么 Benveniste 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IgE 抗体可以激发嗜硷性细胞 (Basophil) 去粒化是生化常识。而在 Benveniste 的实验中，当把 IgE 溶液